





塾課小題正鶴二集目錄

平江李傳敏遜吾鑒定

乞諸其鄰 一句 張江

貢者核數歲 天一句 王仲桂

其嚴乎 鮑廉

而非邦也者 劉泌

聽訟 董道滄

其為父子兄弟 鮑廉

未有府庫財 楊彥友

道之 孫福林

始吾於人也 周揚之

赤之過齊也 李標雅

雖違衣 鮑康

其三 鮑庠



做之而無憾 方榮加

夫道若大路然 李傳敏

非其財者也 蔣慎之

與一與羽 一句 楊雲樞

聽訟 梁鳳祺

其二 柴立本

道之 鮑庠

退 程縉疇

我不欲人 一句 張江

惟我與爾 鮑廉

其二 程縉疇

有美玉 一句 馮峻

小題正鶴 二集 目錄

其二	張士彥	其三	鮑廉
畧如平地	鮑序	其二	雍遇堯
未能事人	陳懷璋	紂之不善	蔣棼之
夫子之不可	程縉疇	此五人者	盧澤
豈惟口腹	鮑康	與衣狐貉者	鮑序
夫如是	梁翰	至於身	李傳習
事齊乎	李賡芸	所以為軼	顧悅嚴
其一人	鮑廉	子謂仲弓曰	王露雲
子曰直哉	李鍾蕪	君子所以	程縉疇
君子曰	李傳敏	君子之所	鮑康
此之謂大丈夫	鮑康	非不說子	張江
矢人惟恐	高敏	夫子晒之	范必英
管氏而知	張錚	不敢嘗廐焚	唐永飛
則四方之民襁	柴俞廷	堯舜與人	路慎輿
		一妾	

原思為之	費宰	柏謙	則易使也	使人	徐運動
星辰繫焉	龜鼈	關槐	信以成之君子哉		董道滄
友多聞益矣		張敏行	其二		何雲翹
以告者	後言	馬名駒	齒一	如爵	汪昶

右二集文六十首以題分類惟截下虛縮題所錄極多先輩論舉業當從虛小題人手路閣生先生尤力持此說蓋此等題極難站步非心入題中而又善於用意用筆必無從合法能作此等題諸題可作矣故於各種題未及備登至所登間有刪潤處或合兩三藝為一篇皆祇為初學便讀計必欲處處可學在坊選早有此例且撮合處必詳審其語脈章法並非漫然識者諒之

乞諸其鄰而與之

張江

轉相乞以為與非所期於直者矣蓋鄰知高之乞而不知高之與或知高之與而不知高之乞直者顧如是乎且求人與給人之求本兩事也顧不謂為人所求之人轉而為求人之人而求於人之人且轉以給求人之人彼固因人求而始自出於求也已多此一求矣且多此給求之求矣吾何以驗高於或之乞驗時哉誠以有乞而即有與者恆情也謂乞者無不望其與然有與之者未必見德無與之者亦未必見怨也而何第一高之可乞而何嘗強高以必與謂乞者不容以不與然有以與之固不為過情無以與之豈即為寡情也而何必有乞而必與更何必因與而成乞乃孰知或冀高之與而高又冀鄰之與哉其與之也竟至乞諸其鄰哉吾想其乞鄰之時倘或欲借之而往高能掩此乞乎度高必有彌縫焉而不欲或知者萬一鄰聞而告或焉知或不感鄰之惠而轉笑高之欺是高之乞鄰必較或之乞高而更密也乞原為與者地也又想其與或之時倘鄰或借之而來高能冒其與乎度高必有揜飾焉而不使鄰知者萬一或聞而告鄰焉知鄰不聯或之交而轉薄高之偽是高之與或且較鄰之與高

而更苦也。與皆從乞中來也。或之乞也。何難自乞。諸鄰而高。必欲藉鄰之與。鄰之與也。何難自與。諸或而高。必欲代或之乞。使人盡如高。則此乞。鹽之或。安知其不轉以與人。彼與鹽之鄰。安知其不轉乞諸人也。幸高而有鄰也。無鄰則何以為乞。又何以為與。幸鄰為其鄰也。非其鄰則難遂其乞。即難遂其與。况人盡如高。則乞高者。苟頻至焉。恐鄰之力將竭。與高者。苟適乏焉。恐高之術亦將窮也。謂高乞而高究為與。謂高與而高仍為乞。乞與之名。固高之所兩不得。謝乞者高而非高之果。自乞與者高而非高之果。自與乞與之實。又高之所兩不得。居夫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果直也乎。哉。人之稱斯直也者。其謂之何也。

初學作文。總以思路不窮為主。否則全無生發。此文無意不搜。無筆不備。開人穎悟不少。原文甚佳。然此題思路尙未盡為參互增損之頓。改舊觀。

敝之而無憾

方榮如

心不易於物而憾可釋矣。蓋敝者物之數。憾者心之幾。無之而與其者。乃真與其也。夫嘗謂勢利之交。吾人羞之。由豈沾沽然借服物以善吾交者哉。雖然。由不以其是而善吾交也。即奈何反以是而累吾交也。抑非獨累吾交而已。其所以累吾心者。實甚焉。曷即與共之。義終言之。苟為已經推解之物。即成毀可聽之。他人與之而猶曰共也。則非於我遂無關也。身既關之。而心即繫之。夫且有以省嗇而用之意。微示之友人者矣。苟為不甚愛惜之端。即完缺可付諸度外。共之而惟吾友也。則非其物不足重也。我既重之。而友豈輕之。夫且有以敬慎不敗之心。共保於歲暮者矣。而若之何其敝也。盈虛者如代在一物。固難守其常。而若之何其憾也。鄙吝之忽生。則一物已足窮其變。夫以友之感德。無既也。友敝之友。固自憾之矣。友憾之。而我復憾之。友將何以自安乎。况夫物之成敗。有數。共固敝。即不共亦敝也。胡弗以無憾者。順其自然之數也。且友之道。誼為重也。友敝之友。并不自憾之矣。友不憾而我自憾之。我何為其未化乎。况夫物之得喪。有定。敝之自友。而我憾。敝之自我。而又將誰憾也。胡弗以無憾者。聽其有。

定之天也。置車裘於此，而曰是與友孰重，問者必駭為不倫。然而憾焉者何也？憾其敝乎？敝者車裘而敝之者非車裘，然則非憾車裘也。直憾友耳。以車裘故，而憾吾友，則明明視吾友不車裘若也。值孰其焉？置車裘於此，而曰是與吾孰親聞者，必嗤為非類。然而憾焉者何也？憾其敝之乎？有敝之者而車裘敝，有與以敝之者而車裘敝，然則非憾友也。直自憾耳。以車裘故，而自憾，則明明視吾身不車裘若也。悼孰甚焉？甚矣憾之不可有也。甚矣憾之不易無也。由所為願焉而有志未逮也。

願者有志而未逮也。若太說得現成便，非結想神氣文純，就反面推勘極言無憾之難，方與願字不肯結尾收繳，令閱者點頭會意。直窮到底絕頂思路。原文後比理稍未圓，蘭陔先生嘗議之，其實拙寫勇義求仁處義，甚深但初學且未暇及此。茲將坊選此題文中比參八恰是一種筆墨，並將原文中比移作後比，恰是追進一層，意位置亦宜。此皆為初學思路，計必欲處處易學，至先生傳作自在天壤，非敢贊一辭也。

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

王仲村

貢之有常也。幾若歲亦有常矣。夫歲無常者也。即取數歲而校之，仍無常也。而貢顧即其中以為常乎？且人君立制固將為其有定者也。然吾謂難定之制，正宜以無定定之。未有可泥以為一定者。如必於無定之中求其一定之迹，則雖酌盈劑虛而固已一成而不可易矣。即如貢非所謂有常者哉？獨是民之貢上，也。資乎田而民之力田也。視乎歲歲有所入，則歲有所貢。今歲之輸將不容待來歲以相償也。以為有常誠有常也。而歲異其所入，亦宜歲異其所貢。來歲之輸將亦不得援今歲以為例也。以為有常似難乎？其有常也。如使貢可有常也，則必歲先有常而後可。抑思歲由於天時，而天時則難料矣。縱變理有道而陰陽流布究莫必歲歲之冬無愆而夏無伏也。而誰謂其有常歲成於地力而地力則難強矣。縱疆理既詳而燥溼異宜究莫必歲歲之黍既多而稌亦多也。而誰謂其有常？乃治地者則曰吾固知歲無常也。而貢則不可不有常也。嘗取數歲而校之矣。數歲中而有一豐，豐不可以為常也。數歲中而有一歉，歉不可以為常也。惟即豐歉而兩衡焉。而豐者意為損，歉者意為益。益之損之豐歉無常。

而有常之豐歉出其中矣。可以為常矣。數歲中而屢豐。屢豐猶不可以為常也。數歲中而屢歉。屢歉猶不可以為常也。惟即豐歉而統計焉。而豐者因歉而議。減歉者因豐而議。加加焉。減焉。數歲無常而有常之一歲出其中矣。可以為常矣。以此為常。是固以數歲為常也。夫數歲即有常。而千萬歲則無常。善謀國者。舉念輒周。數世而顧以數歲之有常。例于萬歲之無常也。則所以校之者。猶未平且較之。而始以為常。是早以數歲為無常也。夫數歲月無常。而千萬歲又烏見其有常。善立法者。一事必傳奕奕。而顧以數歲之無常。準千萬歲為有常也。則所以校之者。為尤流。惟然而弊。可勝言哉。

文貴思路不窮。此文提比及中後。須看他一意翻出兩意。處文貴養局展勢。切忌平落。如此文提比。下庸手便順出本題矣。須玩他題前翻跌處。文貴爽快。切忌於起處裝頭蓋臉。閱數行。倘不是題。須看他直截了當。斬盡枝葉處。文貴醒目。切忌迷離板滯。多用替代字。眼須看他連點題字。朗若列眉處。幫貼家數最無味。有用一字幫貼者。如題有大字。便拈一宏字。用二字幫貼者。如題有直字。便拈剛方字。或公止字。更有用數字及數句幫貼者。字眼愈

多。眉目愈不醒。連筆氣亦過沒。子路問生先生諄切戒之。恂篤論也。

夫道若大路然

李傳敏

引食粟者當道道有其象矣蓋即道而深言之無可名也然自有其象焉擬以
 大路執非日在道中乎且天下斷未有獨絕之一途而必不與人以共山者也
 明明同行之示我聖賢出其途庸衆亦終難自外其途而顧疑聖賢之軌轍必
 非庸衆之踐履所能幾豈知履道坦坦夫固即在口川行習間也何予乃欲假
 館而受業於門哉業者何業道也顧業道而必假諸館是八館以內見道出館
 以外不見道也道不若是之迂也受者何受道也顧受道而必留吾門是及吾
 門之時見道出吾門之時不見道也道不若是之隘也夫道固無所謂迂也夫
 道固無所謂隘也吾為擬之殆若路然獨是路亦正不一矣豈無履險窮幽別
 啓一途於正軌之外者其為路也似奇然望之若新奇而可喜即之皆恟恍而
 難憑禮門義路中無斯境也若是者為歧途豈無曲學小數別開一竇於穿鑿
 之餘者其為路也似便然初若曲折而可循繼終透迤而難達賢闕聖域中無
 此程也若是者為捷徑無他皆非大路也夫道則豈不較然若大路哉至道者
 有堯舜路本自堯舜導之乃後數百年由道者始有湯又數百年由道者始有

文而築獨自絕於湯。文致自絕於堯舜。從可知為堯舜者。固路中人。不為堯舜者。即非路中人。入乎彼。即出乎此。也是故此無黨無偏者。能容數君子。率循於其境。必不容一小人。偽託於其中。遵路者。有堯舜道。又疑堯舜私之。然非湯固不能踵堯舜之迹。非文固不能踐堯舜之途。而築仍可自返。為湯文。并自返為堯舜。從可知堯舜固路中已往之人。非堯舜亦日在路中之人。出歧趨。即登道岸。也是故此如砥如矢者。惟千古聖賢。後先相望於其間。亦億萬庸愚。日用不知於其際。子歸而求之。足矣。何以假館為。何以及門為哉。

得勢在八手。斬關直入。他人意想不到。處卻即在眼前。是謂矯捷。中此善於養局。此處可翻則翻。既醒目復不占地步。後比就本地風光。切定章旨。妙不拋荒。路字必如此。方不可移。置禮門義路等題。所謂實題須走窄路。也不走窄路。便不緊切。縱平穩亦屬通套。此文家伯孫吾為。先君少時改作原本。俱佳。僅易八手。二比以進一解。稿久散佚。惟耳熟其所易。二比因敬謹續成。以貽同好。

其嚴乎

鮑廉

嚴即在獨之中。一言獨而神悚矣。夫人不畏獨。未有不畏指視者。知畏指視而獨。乃不得不畏矣。不謂之嚴得乎。且天下之不知畏者。予以可玩之境。而泰然。予以可畏之境。而亦泰然矣。不知天下並無可玩之境也。見為泰然之處。皆其所當凜然之處。大可畏者。即在一無可畏之中。而君子皇然惕矣。而非君子亦悚然驚矣。十目十手。獨之不可掉。竟如此哉。此其時乃迫甚。此其境乃危甚。將欲巧為遁。而遁之時。即惟恐人知之。時恐人知。而卒無不知。遂並其不可令人知者。而亦知之。則遁之無可遁也。追何如也。將欲密為防。而防之之處。即深慮人見之處。慮人見。而究無不見。遂並其不可令人見者。而皆見之。則防之不及防也。危何如也。嚴乎不嚴乎。莫嚴於核是非。而即核於是非。未彰之會。莫嚴於辨邪正。而即辨於邪正。甫判之交。婉婉焉不容。或疏者。即令一私不雜。早有羣焉相待之形。而况乎其防於私也。莫嚴於言動之糾繩。乃言動未形。而糾繩已至。莫嚴於觀聞之昭著。乃觀聞未接。而昭著偏真。凜凜焉不容。自逸者。即當一念未來。已有環而相攻之勢。而况乎其有他念也。謂畏人視。而人即有所視。

畏人指而人即有所指嚴也而猶不足以顯其嚴嚴在人者有戒懼之象或轉無戒懼於其心嚴在己者有恍惚之心乃無在非恍惚之象志愈悚則時愈迫已不容恕而欲見恕於人不能也而何敢戲象何敢馳驅謂畏人視而人竟無不視畏人指而人竟無不指嚴也而猶不足以盡其嚴嚴寓於衆者無可乘之隙而終冀其有可乘嚴起於獨者無可候之端而直使之不得假情愈惕斯境愈危已無可寬而欲見寬於人不得也而何在非臨深何在非履薄於此而猶不嚴則必無指視而後可必無所視所指而後可而豈其然哉

思精筆銳無一闕字冗句題之實際全在上文八字作文離他不得但只可從本題迴抱仰射將上文八字暗融於本題嚴字中方能截清題界萬不可順承上文若有一筆順承便是連上不獨每段每股起句也諸卷多狃於村塾之說貪其便宜不求甚解但於每段每股起處用嚴字截清上文以下率就上文八字悚切言之自謂得嚴字實際不知純係順承除卻起處一句以下數行率是十一字題文非此三字題文矣一題有一題之文若以通節爲題自當以上下融洽者爲佳今既截去上文便以界限分明者爲佳安得率

連上文致使題界不清無題界便無法無法使不是題試取先正名作觀之嘗自知其非矣且連上犯下厥咎維均上文不可連猶下文不可犯若但於每段每股首句從本題說起以下儘管順承不爲連上則凡作截下題者但於每股每股收句勒住本題以前任意洩漏亦不爲犯下耶者學法律粗疏須於截上題加倍講求庶能分曉

閩生先生此論切中時弊時俗不合作法處尤在入手不挑醒本題字及提比一味纏說上文如此則仍是上文之文法在講下即宜提出題字以清題界提比即宜截然是此題之文而題氣仍不隔斷即或不便明提題字亦須理脈兼到此文未嘗明提問有「語不切題否」

非其財者也

蔣氏之

財之非其有者不必為好仁者慮也。夫國之所恃為其財者，府庫也。然不好仁而非其財者，豈好仁者而患此乎？今夫人主家四海以為富，則天下之財皆其財也。特患恃為其財，至於剝民以自奉，而其勢遂不可以終日。則財之失其所恃者，蓋有之矣。乃若府庫而為好仁者之財也，此蓋自務本節用以來，以其生之有常者充而積之，而始得有其財也。亦自薄賦輕徭而後，以其散之未盡者貯而藏之，而僅得有其財也。而猶慮非其財焉。或者始也為其財，而終非其財也。乎吾嘗見夫饑無食，寒無衣，聚天下愁苦之氣，而供一人奢蕩之私，則民必攘攘焉起而爭之，而權且至於他屬。若夫好仁者之財，民方將守之不暇也。其誰起而爭焉？或者名雖為其財，而實非其財也。乎吾又見夫南有箕，北有斗，積天下怨叛之心，而恣一日淫侈之欲，則民必眈眈焉環而伺之，而勢已處於下。移若夫好仁者之財，民方將保之不遑也。其孰環而伺焉？原其財之所由來，卽一粟一絲皆出於閭閻之供，固非其所自為也。然非其所自為，而民之樂輸者固已久矣。而猶或斲心於其後，則是入之不悖，而出則依然悖也。無是理也。究

其財之所由用。凡不足不給。尙將爲補助之資。亦非其所獨享也。然非其所獨享。而民之被澤者固已多矣。而猶或逞志於其旁。則是財之既散。而民亦猶然散也。無是事也。蓋非其財者。乃不仁者之所以賈禍。而謂好仁之主。以樹德而反厚其亡。則斷乎其未有非其財者。乃不好義者之所以作奸。而謂好義之民。以感恩而反肆其逆。亦斷乎其未有然則長國家者。亦惟好仁以作民之義耳。而務財用何爲哉。

得手在跟好仁。看出其財寫非其財。卽暗貫未有故題。位合題神亦現。

其財一層非其財。一層本位先坐得實。故掉轉未有自不煩言而解。

白講下一氣銜接如魯公一筆書機局相生。筋節極醒。可悟板作六比絕不聯貫者之非。每比截上或從其財起。或從非其財起。善於變化。故絕不重複。

而非邦也者

劉泌

深以爲邦許賢者。而反言以明之焉。夫謂之非邦。則必無六七十也。求所言固居然邦矣。何從而見其非乎。若曰。子以求爲非邦。殆疑求所言之邦。爲不足齒數耶。然稽之往古。而先王之封建。猶存考之當今。而列國之屏藩。未改天下。尙有去其實而猶存其名者矣。豈有存其實而反去其名者耶。吾見其六七十矣。見其五六十矣。名之爲邦。奚不可者。而乃曰。此不足以言守土也。則必如瞻函之固。方漢之雄。而後可以爲邦。而乃曰。此不足以達天子也。則必如齊表東海。魯稱宗國。而後可以爲邦。否則非邦也。非邦而未嘗不朝。非邦而未嘗不聘。入故府而稽典籍。吾猶將於是邦。觀禮焉。猶是奕奕之都。城夫豈其奉時王之疆。索而頓殊。禹甸之山川也者。非邦而未嘗無宗廟。非邦而未嘗無會同。隸太常而備宮懸。吾猶將於是邦。觀樂焉。猶是翼翼之疆。場夫豈其共一王之帶礪。而遂殊五等之土田也者。魯之費。鄭之京。晉之曲沃。此可以爲邦乎。吾固知其非也。彼雖有強於其邦者。而不得以其大都。耦國之故。而遽指爲邦。則夫可指以爲邦者。又豈可因其六七十。而遂夷爲縣鄙乎。江黃之滅。虞虢

之亡。黎侯之寄寓。尙得成爲邦乎。吾且不忍以爲非也。彼雖永不復有邦矣。要不得以式微中露之悲。而遽沒其爲邦。况乎明明有一邦焉。又豈可因其六十五六十而竟等諸剪棄乎。而不見夫滕。薛之爭長耶。而曰非也。而不見夫邾莒之來盟耶。而曰非也。而不見夫蘄。祝。焦。陳。帝王之嗣。遍天下耶。而曰非也。而不見夫蒲。璧。穀。璧。子。男。之爵。半宇內耶。而曰非也。如其非也。必并不及夫六七十矣。并不及夫五六十矣。孰謂求之所云而非邦也者。

上文離不得連不得須從非邦說起。倒融上文。方合文得手在講下。從非邦一問頓斷。而字局勢既寬。而眉目復醒。篇末趕出全題。施之此等佳脚。題方可若虛縮。題理非下文不明。題氣非下文不了。斷無硬住之理。嘗見坊刻如雖多。雖不中。及當兩且。而子雖然。其然等題文。不可枚舉。結尾俱硬煞。試問如何住得。此皆俗套。誤人久而不知其非也。已山先生直斥其不通。并謂塾師當懸諸戒例中。不可不知。

與一輿羽之謂哉

楊雲傑

羽有可以爭勝者。其不能勝者自在也。夫羽而極之一輿。則金不能勝矣。然正惟其一輿也。而金之與羽相較者。其重不自在乎。今夫萬物之常處於不勝者。卽當必勝之時。而物之爲所勝者。仍不辭其不可勝之實。蓋明知是物之不勝。而與以必勝之權。則雖僅有以勝之。而所謂不可勝者。原不在此例也。吾以金之重於羽。而設言一鈞金。則第以金言之。不已失其重哉。使羽而遠遜乎鈞金。則一羽之爲箴也。十羽之爲縛也。約而言之。羽之數。猶至少。而金不必爲之屈。使羽而僅敵夫金。則百羽之爲搏也。十搏之爲縛也。推而言之。羽之數。猶未盛。而金亦不遽爲之屈。然而由任人之說。則羽實挾獨重之形矣。則羽且有屈金之勢矣。羽本至微。乃因敵之者之爲金。而特增其數。以極於無可復加。則一輿羽之謂也。羽本至微。乃因敵之者之爲鈞金。而特倍其數。以使之莫可並立。則與一輿羽之謂也。顧羽則重矣。而吾之所謂金重者。豈其然哉。荆州有羽毛之貢。侈其多。則曰沉舟。及一念乎金。而羽不可恃矣。然一念乎鈞金。而羽又可恃矣。一輿之羽。不已據乎盈數耶。夫既知羽之可恃。而必求助於一輿。則吾之無

如金何者。並可見也。而金要。不因此而貶。羽人有羽。翮之司。矜其盛。則已折軸。及衡之以金。而羽乃無權矣。然衡之以鉤。金而羽又有權矣。一輿之羽。不已立。平極則耶。夫既知羽之有權。而必求伸於一輿。則人之不敢忽金者。愈可信也。而金重要。不因此而疑。如謂羽重。則一彼一此。即任舉一羽。而金自不能與之。角也。夫今則何敢謂金之能與角哉。然能角者。其常而不能角者。其變故。第論羽而羽之本來。不可昧。合金以論羽。而羽之本來。尤不可昧。則正以金之不能與角。而高下自分。如謂羽重。則相對相當。即不以一輿例。鉤而金自不能與之爭也。夫今則何敢說金之能與爭哉。然無待爭者。其固然而不敢爭者。其偶然故。第論輿羽而金之實。不可揜。合論鉤金而金之實。愈不可揜。則正以金之不能與爭。而低昂自在。而不可以明禮與食色之說哉。

無一字順承上文。無一語隔斷上文。不連上不脫上。總不外倒融上文之法。而筆力復足以達之。

聽訟

董道清

有訟而聽之。治其未者也。蓋訟之起也。在未聽之時。彼有訟而後聽之。特愈於不能聽者耳。傳者為務末者。述子言也。曰。人未有無故而敢為不平者。也。敢為不平。則平之也。難有能平其不平者。斯凡有不平者。胥賴之以平。而所以敢為不平者。終不足以平。蓋不平之象。已顯然呈之矣。即能平之才。亦無庸震而驚之矣。夫所謂不平。而有待於上之平之者。非訟也哉。訟必有不能已之故。有不能已者。即有能已。而強託為不能已者。此際之講張。既事而悟之。則無及先事而擬之。則無憑所費。察其幾於富境也。訟必有不可解之端。有不可解者。即有可解。而自飾為不可解者。此中之叵測。恃已則易流於偏倚。物則反受其蔽。所費。宜其用於維明也。所謂聽也。既有訟。則安得不聽哉。聽則輿訟之蒙。我欺我者。無不為之發。其覆夫古先王之於訟也。斷以三刺求。以五聲雖未嘗缺。朝士方士。訝士之官。而當訟未來之際。懷懷乎訟之所自來。泣罪聽於下車。實有聽之而不忍聽者。而豈惟不受其蒙。不受其欺也。乃茲則不過就聽言聽也。聽則舉訟之困我窮我者。無不為之燭。其幽夫古帝王之於訟也。五服三就。五宅三

居雖不廢官刑。敘刑贖刑之典。而當訟未起之時。兢兢乎訟之所由起。弼教期於予治。尤有聽之而不待聽者。又何至尙慮其困尙慮其窮也。乃茲則不過就訟聽訟也。且訟者百而聽者一。其始聽之而有餘恐。其後聽之而不足。即使無不足而聽於此。此已畢而彼仍興。聽於前。前未已而後旋至。其環以相伺者。轉若因我之能聽而愈多。蓋訟之來也。難測。既來而始測之。亦第測其既來而已。矣。訟者變而聽者常。偶然聽之而無不得。恐常然聽之而多所失。即令無所失而聽數事。如聽一事。人將窺我意。中之所向而進之。聽二事。偶異於聽數事。人又謀我意外之所分而嘗之。其難相投者必且因我之善聽而彌巧。蓋訟之起也。難防。既起而始防之。亦第防於既起而已矣。吾猶人也。觀於子言。務未者不可恍然哉。 作文宜從截下虛縮題八手此等題張口便完敷衍不得動轍得咎粗疏不得題解微茫含糊不得詞氣未了直率不得絕少成文套襲不得種種難為使學者不得不用心久之思路自開心之所想口不能言又文中比往意欠分明收亦嫌直易之

聽訟

訟尚待於聽也。聽者無容矜矣。夫有訟而聽之。亦新民之一事也。然既明。則有訟矣。尚以聽自矜哉。傳者引夫子之言曰。人雖至頑。未有敢於誣上者也。誣上而上受其誣。其不聰也。實甚。誣上而上不受其誣。其不聰也。可憑而上不以自炫者。則以此敢於誣我之人。固顯然其在前。而我特不受其誣焉。且是非自在於人心。明知其非。偏挾其非。以奪夫是。弱不能與強爭。寡不能與衆較。草野之是非。無定乃舉而訴之於朝廷。邪正難逃。夫公論自處於邪偏。逞其邪以害夫正。辨足以敵衆。口力足以抗羣。倫閭閻之邪正難憑。起而鳴之於官府。此訟之所由興也。訟既興矣。能勿聽哉。訟有是非。賴聽者以判之。乃是者敢訟非者亦敢訟。是非有相蒙之勢。而判之也難。一有五服。五刑。五罰之不爽。其衡者斯威服兩造矣。訟有邪正。待聽者以決之。乃正者不輕訟。邪者反輕於訟。邪正無中立之理。而決之也難。一有三刺。三省。三赦之克當。其則者斯聲稱四方矣。兩造既服。能聽者未必不幸之。乃方幸其能聽。而訟者又來矣。抉摘過於嚴明。并里益增其澆薄。以訟惑聽。聽者或為訟者所窘。以聽滋訟。訟者反與聽者為難。

梁鳳祺

甚或聽偶失宜。訟者不惟與訟者訟，並將與聽者訟。是以聽為訟之階也。即合不聽訟，不健訟，不終訟，不速訟。在訟者未必無改絃易轍之時，要亦聽焉者作而致之而已。四方既稱見其能聽者，未必不重之。乃羣重其善聽而訟者又進矣。一時燭其隱微，後日必多其機械。此方揣其何如訟，而獨伸其聽之權，彼更揣其何如聽，而倍工其訟之術。正惟聽之得常，訟者喜其善於聽，遂無事而不訟。是以聽開訟之門也。即合聽以氣聽，以色聽，以耳聽，以目在聽者，原自有發奸擄伏之智，要惟訟焉者望而避之而已。人之能聽者固不乏也，吾敢以猶人者自足哉。觀如子言，務未者可恍然矣。

針對無訟，自不待言。但題與下文二句俱見論語，若僅對下二句，仍與論語無別。且題無子曰小講，即入口氣，又未便明抱經傳諸章以求切合。惟無情者二句為此所獨有，緊對此處落想，便不可移置論語一題。有一題之文，凡題句與他處相似而不同者，如不思莫已知，不思人之不已，知等題，須就其不同處落想方是。此題有題句全同者，如君子之道四字，中庸屢見論語，又見未之有也四字，四書屢見，知及之三字，一章二見，作法各不同，其有上文

者當緊切上文落想，無上文當緊對下文落想，其兼有上下文者當從上下文緊緊落想。詮發本題題之神理，乃真醫家云善醫者醫其獨也，四書中除重出外，斷無通章皆同者。好手得題後，便將不同處一眼覷定。古有緊切文字，若不得此訣，每遇一題先覓成文，偶與題句相似者，輒不管氣脈恣意抄襲，隔斷神理，直是不曾見題耳。周通節皆同，如五畝之宅云云，孟子屢見。若以單句命題，則上下文率皆同作法，當如何曰通節相同矣。其上下諸節亦相同乎？若從諸節落想，凡上文所有皆題之本地風光也。下文即不可明說，亦可暗對何者，不是此題且一盡心一保民一養老一對梁王一對齊王一指西伯其大指又各不同，從不同處作又安可移置他處耶。

其為父子兄弟

鮑 廉

人倫非上所獨也。詩意若專屬之上矣。夫為父子兄弟者，不僅君子而君子固自有君子之為也。孰不見君子者，即孰不見其為哉。且天下豈有倫外之人哉。遠而四國，疇敢不敘此倫而要必視乎有國者之一人。近而一家，疇敢不敘此倫而要必始於有家者之一人。此二人者，固人倫之所統會。凡耳而目之者，將於此而核其實也。詩以正國之儀，美君子非以君子固人倫中之君子而自有所為者哉。以器親者，器則吳天子之矣。以畜幼者，畜則天下父之矣。統尊卑而肩以一身，固非凡為父凡為子者所得擬。篤宗盟以脩好，列邦皆兄弟也。睦族姓以分猷，羣臣亦兄弟也。合親疎而聯以二氣，亦非凡為兄凡為弟者所敢幾。孰不為父若獨讓君子之為父，孰不為子若獨讓君子之為子，孰不為兄為弟若獨讓君子之為兄弟。見以為獨而所為有難分，豈無為父而不父者，而君子必先自反其為父，豈無為子而不子者，而君子必先自反其為子，豈無為兄不兄為弟不弟者，而君子必先自反其為兄弟。明其所先而所為可無諉。將舍父子兄弟之道，而他所為曰吾以為君，吾以為師，千古君師之統不能外。

此父子兄弟而奈何。泛以求也。責備之所必歸。則精神之所必注。而安得不自課其爲。使於父子兄弟之事。而有爲有不爲。曰若者易爲若者難爲。天下難易之途。不容概之。父子兄弟而奈何。有所擇也。一心之所未安。則全力之所必赴。而安得不自勉其爲。律以父之爲。矩子之爲。譬兄之爲。況弟之爲。梯則一言。父子兄弟而所爲。即可共知。然託之空言。不若徵諸實踐。其當爲者。不必其已爲也。但使課功。本自舜倫。而凡父子兄弟。君子兄弟。君子者。乃羣焉。相謂曰。吾見君子之爲父。爲子。矣。吾見君子之爲兄。爲弟。矣。準以父必字子。子必祇父。兄必友弟。弟必恭兄。則一言父子兄弟。而所爲均堪互證。然求之於人。不若施之於己。其交相爲者。必其自能爲者也。但使反己。嚴於脩省。而凡不能爲父。不能爲子。不能爲兄。不能爲弟者。皆炎然自失。曰吾知君子之爲父。爲子。矣。吾知君子之爲兄。爲弟。矣。而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將大字搏作一塊。反說正說。無一不緊。不惟將本題搏得緊。並上下文神理亦息息相通。不知此便不緊切。揆之於題。必似是而非。作文有八字要訣。曰衆趨勿趨。衆造勿避。衆趨者何。成文也。常套也。類興也。習氣也。他題之相

類者也。講章之可入文者也。凡怕用心者。貪其便易。爭往趨之。場中千手雷同。令人生厭。好手將此等一掃而空。卽題所不可無者。亦止以一二語了之。其文自表。表出羣所謂衆趨勿趨也。衆避者何。凡一題必有看不透處。想不開處。說不來處。此便是題之難處。到作文時。又必有入不去處。達不醒處。轉不過處。收不住處。此便是文之難處。衆人苦其難。爲率含糊了事。好手遇此等處。斷斷不肯放過。精心果力。務求其是。作者愜心。然後閱者愜心。不論何題。皆有恰好文字。所謂衆避勿避也。不是矯同立異。亦不是厭故喜新。祇是題理文法。必須如此。稍不如此。便非此題文字。凡衆所趨者。乃題之皮毛。文之輪廓也。人云亦云。無關痛癢。衆所避者。乃題之要害。文之精神也。得之則真。失之則假。場中躲題者多。不躲題者少。敷衍爲文者多。認真作文者少。有一力攻題。堅者便覺人同而我異。人故而我新。安得不脫穎而出。理勢然也。若不知認題。但一意求新異。勢必多題外之文。故認題是文家第一著。否則游移倘恍。不得不隨人趨避。欲求攻入題中。神不外散。工夫總在讀書研理也。作文最忌皮膚縱圓穩。說得去。究無一語是制題之文。閔生先生八字訣

其為父子兄弟

柴立本

審所為於一身有共觀其為者焉夫為父子兄弟者徧乎四國而始於君子之
 有身誰實為之敢不先自審哉且人倫者天下所同然也然吾謂有同然尤正
 有專屬非必同者之據為獨也天下無可自外於倫之人即無不視乎能盡倫
 者之一人從同具中而責有專歸則有自成其所為者尤實有共見其所為者
 也詩言四國之正原於其儀是不敢遽言正也勉所為而已矣且不徒表其儀
 也專其為而已矣將舍倫常之道而別有所為則為其所不必為正恐所當為
 者且因不必為者而盡弛其責也而何必遠有所為將於倫紀之中而稍懈其
 為則不為其所必為正恐所不容不為者且因不專所為而悉歛其量也而何
 容偶弛其所為何為乎則父子兄弟也下而四國上而君子孰非父子兄弟哉
 使君子合於四國戒以不父子不兄弟不弟而不自慎其為其如不父子不
 兄弟者何且不自慎其為凡父子兄弟之安有所為者皆藉口於君子之為不
 自盡其為凡父子兄弟之不肯遽為者又若有待於君子之為而君子更將何

小題正鵠

二集

截下

十六

大學

待也。君子更何所藉口也。曾是君子也。徒知求乎父。求乎子。求乎兄弟。而忘其爲父子兄弟乎。子不才而父難爲父。不順而子難爲弟。不恭。兄不友。而兄弟難爲存。一難爲之見。將謗所爲而不爲。而君子不敢稍謗者。合父子兄弟以言爲。乃所以爲君子。舍父子兄弟以言爲。更無所以爲君子也。踐履在倫常之內。雖未始出乎一家。而凡爲父子兄弟者。不啻八君子之堂室。而歷歷觀之。子能述而父易爲父。能作而子易爲弟。能敬。兄能愛。而兄弟易爲存。一易爲之心。將忽所爲而誤爲。而君子不敢稍忽者。君子欲獨爲君子。不如此父子兄弟。君子欲其爲君子。亦不如此父子兄弟也。省察嚴。俯仰之間。雖不必明其所好。而凡爲父子兄弟者。不啻窺君子之性情。而一一見之。惟足法。而后民法之。四國之正。正以此也。此所謂其儀不忒也。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八字爲句。乃截下題也。今截去足法字語氣。尤爲虛縹。但切父子兄弟。不必定是此題。卽扼定其爲字。亦不必定是此題。緣與上下文神理相隔也。神理在上下文。必審明上下文。方能作此六字題。文必審定六字界限。方能承上注下。而不失之蒙混。同一截下題。而神理名各不同。

雖極相似者。必有迥不侔處。况不相似者乎。彼題所有。乃此題所無。若以彼題之題中之文。題例之題外之文。必多矣。彼題所無。乃此題所有。若以彼題擬之。題中之文。不出矣。拘於迹象者。雖讀遍萬題之文。仍不能作一題。得其神理者。但參透一題之訣。卽不難作萬題。法者。講明於平時者也。到得題時。却要空諸一切。但就本題。上下文神理。悉心參想。神理得。而與象生焉。氣機行焉。不拘於法。乃能用法。不知彼題。方是此題神。而明之。雖極虛小。題自有掉臂游行之樂。一切文法。須知是理。該如此。不是前輩束縛人作文。如爲人始於謹嚴者。終於快活。始於便易者。終於艱難。學者。何惜數年功力。不爲終身計耶。極偏仄題。但能想入題中。自能發出極昌大文字。凡窘手者。皆未嘗用心者也。原本小講。提比似太喫力。今悉易之。小題文不高不低。固自有恰好處也。

未有府庫財

楊彥文

儲財以仁不必為府庫虞矣夫府庫所以儲財而好仁者之財儲以府諸以庫
實儲以仁也奚虞焉日以天下之所急需而一人積之積之者可疑矣天下之
所共利而一人藏之藏之者可慮矣疑其積而所疑究不在所積慮其藏而所
慮究不在所藏不問其何以積何以藏而概曰彼固積也藏也亦還念諸積之
而誰藏之也而疑且慮也如民既終上之事上亦何必計及財哉然又何必不
計及財哉試以府庫論民數登於府獻之者司寇盟書藏於府職之者太師而
頒貨頒賄物有專師則安得舉內府外府泉府王府之所收而概疑為多事庫
與門相近故外朝曰庫門庫與廡偕修故曲禮曰廡庫而任虞任衡地宜分貯
則安得舉庫庫兵庫祭庫樂庫之所蓄而概議為多藏府也庫也凡以為財設
也當是仁者而猶虞及府庫哉蓋藏無可恃所恃者人心我觀一邑之內貨殖
自矜當其以刻為能權算工而錙銖必較議者即其秘惜之至早決其等於慢
藏也而豈所論於仁者之府仁者之庫出納無可憑可憑者國計我觀一家之
中私積為念當其持籌獨運取攜便而囊橐偏充識者即其韜晦之深早知其

甚於暴露也。而豈所論於仁者之府之財。仁者之庫之財。非不知府庫之財。生之者。民爲之者。民盈於上。必歉於下。乃自羣然好義。各挾其情。以相謂曰。此吾父母之府庫也。財而盈也。父母慰矣。財而歉也。父母憂矣。均輸合萬姓之歡。上方散之。尼實聚之。而府庫於是乎充。初如謂府管子煮海。何貪。庫任魯邦大庭已廢。懷懷乎有多此。一府庫之虛焉。其亦可以不必矣。非不知府庫之財。民不得食。民不得用。益於己。必損於人。乃自羣然終事。咸輸其忱。以相告曰。此即吾民之府庫也。財而益也。吾民安矣。財而損也。吾民危矣。歛藏備三時之害。君方外之民。反內之。而府庫倍覺其深。嚴如謂。壁操荷息。外府堪虞。介取烏餘。武庫失守。兢兢乎有欲去府庫之思焉。其亦未免太過矣。蓋府庫之財。其財也。或者慮其非焉。則斷斷乎未有矣。本題與下文五字作一句。讀合下五字方說明。未有二字。今截去下文。則題首二字坐實。不得明點。不得折開。不得較他題語氣。尤爲虛縮作法。須緊切府庫虛含下意。輕取未有。乃肖題神。文於極虛縮中。發出極充暢文字。而又恰合分際。○照下醒而不犯。只緣緊粘府庫財三字。著筆若拋卻題而空求。照下未有。不犯者。

道之

鮑 宰

民有類於道。教民者固未嘗不道也。夫自有不從道之民。上若無所用道矣。亦思上固何如道者。而謂民不可道哉。是所望於道之者。且長民者。未能教民。但知責民。將讓民以先。而處已於後。故知空言之非。所先有存乎言之先者。奈何不爲民先也。知徒法之非。所先有立乎法之先者。奈何不爲民先也。先其所必。先初不敢自謂能先而已。不讓民以先矣。苟免之民。豈真無所道哉。而竟不從所道哉。意者將遂不道乎。鑿發號施令之徒。勞聽若人之自爲遷徙。是屏其民於不變不齒也。則不道者非也。意者其強爲道乎。昧勢迫刑驅之不可守。故轍而妄思。轉移是率其民而愈趨愈下也。則強道者益非也。夫不有不從道之民乎。而上若忘其爲不從道者。而依然道之。且若明知其不從道者。而隱然道之。置一塗於此。人人之所共由。實人人之所不能由。有一人焉。坦坦然由之。若用是爲天下勸也。又若不盡爲天下勸也。自登其程。自踐其域。而人之觀望不前者。乃羣然信矣。曰。道矣。立一境於此。人人之所欲赴。實人人之所不遠。赴有一人焉。殷殷然赴之。若藉是爲天下倡也。又若不專爲天下倡也。人未步而我獨小題正鵠二集 截下 十九 學而

步人未趨而我獨趨而人之游移無主者乃憬然悟矣曰道之矣夫自道民者有時而不率則其爲道也軫難人情有必欲行之事慮其扞格輒苦於引進之無從有因而弛其責者矣而還念貴賤攸分率由無異日而急需我道也我固不得不道民卽不需我道也我亦不敢不道終古無不可道之民彼之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蓋有審慎於道之先者矣抑自道民者知其所以不從則其爲道也較易人情於必不行之端一念推尋輒自覺從前之多阻有因而改厥圖者矣惟念此秀頑不一趨向胥同民而知我之道也我固顯有所道民卽不知我之道也我亦默爲之道斯世無不可道之民向者之道乃不如不道也蓋有確見於道之際者矣問何所以則曰德德不廢政而民之從其道者固見德不見政也况齊之者更不恃乎刑哉

照下以德卻只還他道之二字是這道之不是上節道之且是這道之二字獨有之文若以下文齊之命題便套不上其承上處便是取題處其照下處便是勒題處非承了上文然後取題照了下文然後勒題也通體法律精嚴用筆復極渾脫 先止截下題斷無不照下者不照下便不是本題何也下

文不動則題氣不出下文照得不真則題氣不真如此題合下文二字本是一句今止以半句爲題自與全句迴別此題界也穩說上半句便有下半句此題氣也侵占下文便無題界隔斷下文便非題氣能照下便不隔下能勒題便不犯下意中有下半句中祇是上半句題氣真而題界不混斯得之矣 問照下者有矣今於某某卷則斥其占實於某某卷又嫌其不醒纔要醒便占實不敢占實勢必不醒可若何日照下之醒不醒視乎神氣若索之迹象則未有不占實者如此文破承小講及中後比收處下文照得極醒却止就題位收住不落空套純以神氣行之斯爲高妙若某卷云道之以固有道之以同然不惟實犯德字其兩以字更爲明犯下文某卷雖宮肅廟節性陶情等句雖未明說以德實與明說無別其文法之疎固不待言某卷云所道者神所道者善某卷云同一道也而道之者異矣題止半句尙未說出以德安見得是神是異雖語意空虛仍無異於實犯某卷云道之者不求諸民但責諸己云云既已占實仍復不醒此皆滯於迹象者也滯於迹象則寸步皆荆棘矣運以神氣則游刃有餘地矣初學於神氣未能驟領須先示以法

律尺寸不容稍踰如此題止有二字惟道字較實若不從道字說起先說幾句閒話便是混上不就道字勒住再贅一句贊詞便是混下務使心入題中因題生意因意用字久之思路漸開筆路漸熟雖極虛小題舉不能難我矣若妄將數句題文用之單句全句題文用之半句不管題界題氣題神終身爲文實不知題爲何物祇緣八門時不求甚解耳更有一種俗套以題氣未了於破承小講中後收處苦其難爲輒以覆按進推申言重念等語空空收住凡遇此等題不難以此了之但求省事無所用心學者慣貪其便病將不可救藥矣 問上文乃題之來脈諸卷抱上以政處每遭批抹何也曰上文安可不領而此等半句題領上正自有法全句題不妨順領半句題必須倒領如云以政道民便是倒領便是知法道民以政便是順領便是無法何也領上至道字而止便與本題道字相同若至以政而止便與下文德字相觸觸卽犯矣倒領順領俱係明領此猶法之粗者又不如暗領之尤精如此文講下云云但領道字不領以政而神氣間分明有以政二字此以不領領之用法之最精者也講下如此他處可類推加篇中不從道不可道彼之所道

非吾所謂道也不明抱政字而政字自在其中且並民免無恥亦彙括在內說來却祇是一道字較明抱者更爲靈動諸卷明抱政字凡在道字之前者尙無妨礙若贅於道之下如云其道之也豈徒恃乎政哉自謂抱上實則觸下此間得失一經說破人人可曉今務舉業者每率爾操觚亦太不用心矣 凡領脈處最宜留心書理之明暗手法之巧拙但觀此數語卽已了然故一字不容輕下作者閱者俱以此爲第一關所謂題界清題局緊題字醒三語缺一不可

道之

孫福林

民非難道亦在道之者而已夫以道民為無益將棄其民於弗道矣民顧有不
 可道者哉是在道之者且自世有不率教之民教民者鮮不謂教之徒勞矣豈
 知天下無不可教之民仍視乎所以教之之具不問其為何如教而見為難教
 遂退處於不教會思以能教民者當未教之始固未嘗不從事於教也免而無
 取斯民也上固明道之矣而竟不從其道哉不從其道則道如不道且不
 不道自是而道者窮矣道之者沮矣而正不然行遠者之苦於行也羣焉苦之
 斯羣焉止矣於此而有驅之者吾謂其不必驅也從其後而驅之使往不若出
 其前而引之使來而奈何不為之引也登高者之憚於登也人人憚之斯人
 退矣於此而有勉之者吾謂其無容勞也我處乎卑而勉人以勿卑不若我立
 乎上而招人以其上而奈何不為之招也夫民也而能弗道哉道焉而徒責諸
 民民反不從其道道焉而無與於民民若陰受其道蓋所道者民道之者非民
 上也自端其趨向而民間瞻望已共欣先路之有人其不見為道者不啻顯為
 道者也誰謂不見為道者之即非道之哉道之為民而設者自以為道實一無

小題正鵠

二集 截下

二十二

學而

所道道之不爲民而設者不自以爲道實無一之非道蓋彼以道爲道此以不道爲道上也自勉其率由及事後追思乃益信周行之示我其無心於道者正其深於道者也誰謂無心於道者之卽非道之哉天下事必以會者倡其始我觀一家有父兄事事皆資其表率子弟而不肖也惟父兄道之子弟而克肖也亦惟父兄道之往往因不中不才之故而自悔其表率之無方萬姓猶一家也爲上者亦自審其表率而已矣天下事必以賢者開其先我觀一堂有師長人人咸視其步趨入而各地其業也惟師長道之人而各勤其業也亦惟師長道之往往從不啓不發之餘而自反其步趨之不檢四境循一堂也爲上者亦自慎其步趨而已矣蓋猶是道之也而所以者殊矣

緊從道字落想不泛填教民話頭若以下交齊之命題便套不下注定德字恰好安放道之二字若以上節道之命題便套不上一題有一題之文若不認明題竅盡是套話安得緊切 截上題與截下題作法不同然說來却只是一法截上題最忌混八上文截下題最忌混八下文截上題斷離不得上文截下題斷離不得下文要不離便混要不混便離混則題界不清離則題

理不合此中妙法總不外一倒字截上題須倒融上意於題中若於題前順承便是連上截下題須倒攝下意於題前若於題後安置便是犯下此定法也知法猶易用法則難同一倒融上文而融得無理必強題就文矣同一倒攝下文而攝得有迹必洩漏春光矣其法則是其文則非總由用意不靈用筆不妙心靈手妙不泥於法法自隨之斯神明於法者也 無一字輕下或謂如此論文無乃好爲其難應之曰取法乎上適得乎中理法知是萬不可不究心講求尙蒙混含糊不獨作文無憑據閱文亦無憑據矣

退

程縉疇

退者仍不違也。聖人心乎其退矣。夫退亦常耳。夫顏子之退則終日不違者也。子能不心乎其退哉。今以人之及吾函丈也。其周旋進退。何一不在吾意中。即何一不在吾目中哉。當其進也。若殷然而來吾前。及其退也。又豈漫然而離吾側。當局者雖不自知。而心乎其入者。正不啻與之俱退。已終日言而不違。如愚吾方有意於回。回若忘情於吾矣。回惟忘情於吾。吾更屬望於回矣。何也。斯時之回。猶未退也。未退則不違於始者。安知不違於終。須之未達也。入而問我。傷出而問人。吾竊怪其迂矣。回何不以請業者作更端之咨度。未退則不違於此。若安知不違於彼。點之侍坐也。後人而言復後人而出。吾不憚其煩矣。回何難以少安者作俄頃之因依。而何意退焉者。竟油油矣。夫豈無負牆者乎。回未嘗有所對也。不對而退回。若以不對為對者。自率其請出之常。而何意退焉者。終寂寂矣。夫豈無避席者乎。回未嘗有所辨也。不辨而退回。若以不辨為辨者。自安其步趨之素來者。有時而去。去者亦有時而來。回之退回。恃偶離夫吾耳。何所見而來。吾豈不知其所見。何所聞而去。吾豈不憶其所聞。而無如去時之回。

小題正鵠

二集

截下

二十四

為政

非來時之回也。其來也。肫然其去也。又若漠然矣。留者不可終留。往者亦斷非長往。回雖退回。亦不遠於吾耳。留非片時。吾既不能禁其往往。堪逆料吾又何必強之留。而無如既往之回。即方留之回也。其留也。默然其往也。又若忽然矣。非不知未退以前。對談良久。而吾心猶以為暫焉。蓋退必其無疑者。回果無疑耶。回何妨。退回果有疑耶。回何可退。疑不疑一渾乎其退。而與言者固莫測其疑而退不疑。而退非不知將退之際。舉止偏遲。而吾心猶以為速焉。蓋退必其已達者。回果已達耶。則退如不退。回果不達耶。雖不退亦退。達不達兩懸乎其退而與言者更難悉其達而退不達。而退蓋至是而與言者之心亦與之俱退矣。省之矣。如愚者豈真愚哉。

作此題有數病。憚於切題。糾纏上文。病一。批卻上文。呆做題面。病二。貪照下文。失之太露。病三。不敢照下。隔斷。理病四。描盡退字。滿紙穉氣。病五。爲題所窘。張口便完。不能生意。前後重複。病六。牽用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及求也。退。故進之進。錄退。速等語。蒙混。夾雜。病七。此文純從上下文。涵泳而出。作成此一字題。文題只一字。文卻寬綽有餘。惟其有餘。是以不犯諸病。如行路然。

一意走向東去。自然不走到西邊。學者不知審題。不能生意。胸中本無心得。遇寬平題。不難剽竊。幾句一過。此等狹小虛縮之題。無可剽竊。除卻諸病。更無文章。雖欲不犯也得平。一計四書中。凡題字同。題句同者。其來脈之路。必不相同。如孔子退。樊遲退。二退字。與此退字。意義相同。亦將此題之文。移之彼題。乎。卽有數句。可移。必係題之皮膚。文之糟粕。凡可得而移用者。必非緊要真切之文也。學者多喜套襲。有殫十餘年之力。成此伎倆者。一樣要用功夫。若能將此功夫。歸入正路。豈不確實可憑。何苦因人俯仰。將自家才力。聰明全泯。沒平題位。實無從下手。看他筆筆從本題起義。却與上下文神氣不隔。不犯純是空際取神。

始吾於人也

周揚之

人猶是人也。待人者若難忘乎。始焉夫猶是人。其於人何獨別為始哉。蓋始有所以於人者。特無如徒以之始耳。若謂吾人處世苟不獨始念之為然。則其所由始者。亦幾習而忘之矣。世與我相接。無不依始以為推。我與世相期。正樂援始以為斷。獨奈何曾無幾時而昭然可溯者。忽忽竟成往事也。吾蓋因人而有憶於吾也。且即吾而有念於人也。夫人樂得有吾。吾樂得有人。此亦安有異乎。始哉。始猶是人也。人未嘗以始加意於吾。吾自不必以始加意於人。孰使人有頓失其為人者。而踰時徒追乎往境。始猶是吾也。吾不敢謂若者適為人之始。人更不能諒若者止為吾之始。孰使吾有并失其為吾者。而舉念徒憶乎前事。夫非猶是吾於人也哉。何忽焉而已見為始也。吾非不知始之不可忽。乃自時為既往而後。悟向之於人。有獨成其為始者。殷然於其人。自殷然於其始也。假令人得深吾於始。見乎始。固已然。則謂前事之不睹。因其始而將有倖心矣。而不能也。則以吾第於此始也。吾非不欲始之有可緣。乃自勢有漸推而還念向之於人。有適成其為始者。相安於其人。遂相安於其始也。假令吾逆度人於始。

虛乎始或實然則求初心之無誤當其始而早有確見矣而不必也則以吾方於此始也以吾所見為始安必人亦見為始始之名似自吾而分顧吾則奚樂別乎始也一自有與吾相周旋者而往不可諫幾疑時不再來則以人之不率其初遂令吾之不來其舊而回首在昔吾將何以為情吾不忘夫始即知人不忘夫始始之見似難去諸懷顧吾又豈真有悔於始也無如有與吾酬應者而既往不咎彌覺去日苦多則以人之前事已遠并令吾之故我如遺而追憶當年始且環以相證是孰使吾於人而漫有是始也孰使吾於人而祇有是始也昔不禁廢然追思愴然動念而有憶始吾於人也

非真有始今兩時但抑揚其詞以整率我耳含信字以反擊今字攝改字以正射今字恰簸弄一始字小品仗倆祇得爾爾 題神題氣題情無一不肖後比用郭作起比中比亦有刪潤處為便讀計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張

即人之加於我者而我已見其不欲矣夫加而不欲不獨我之不欲也人則不相諒而加諸我矣我不可以恍然哉且天下人與我之相接也而情出焉欲觀我之於人先觀人之於我人而子我以情此不可忘者也人而子我以不情此可忘而卒不能忘者也夫此不能忘之念則正可用矣何則天生人而不能無情也則有欲即有不欲此不必盡人而叩之也求之我而已曉然我於人而既已異而也不知其欲又焉知其不欲此不必憑我而臆之也求之人所加諸我者而又已曉然則有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者人非猶是人情也哉則使其相如之時而先自為計曰此固我之所不欲也將必止而自責顧乃竟加諸我也始末嘗返觀焉故至是乎是即隱隱動我以返觀之想矣我非猶是人情也哉則使其相如之時而先代為計曰此亦彼之所不欲也將必轉而相忘顧乃竟加諸我也始末嘗對觀焉故至是乎是又明明示我以對觀之方矣其加也惟人其不加也惟人我安能却之使不前哉然難却者其勢而難肘者其心是無論身當其境也就令我局外旁觀而見彼之加亦為之相視而莫能平而况

乎其加諸我也則不欲者固可於此得其端也加我所欲者在人加我所不欲者亦在人我安能禁之使不來哉然不能禁者其事而不能安者其情此無論身值其時也就令我事後追思而憶彼之加猶為之積念而不能已而况乎其適加諸我也則不欲者固我之所極難強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賜之志如此下句人我字只是倒翻一轉則本句正是下句的影子文就對而間動下句鍼對亦字則下意直在一對照間靈極巧極凡作文從本而照下猶易犯手解從對面開動便醒而不犯此文可推 後此參徐作添出旁面一層題後一層思路更勝

亦之適齊也

李標雅

追憶適齊之人令與粟者思也夫冉子豈不知亦豈不見其適齊而若忘其為亦且忘其適齊也夫子故語之曰從來知弟莫如師未有不諒其人而慢昇以事者也乃至其事既昇而其所以將此事者亦無在不與其人相肖則其時匪遙其人堪憶行路者猶能識之何同堂者轉若忘之也子亦思使於齊者之為赤哉就子而觀若第見其母而未見夫赤也若第知赤之為我使而未知所使之為赤也子果不知也耶子果未見也耶而不觀其適齊耶謂子不知赤試問此邦之適齊者豈無他人而獨眷眷於赤子固從赤起見也子未嘗不從赤起見也子所使之亦即子所友之亦而何得委為不知謂子未見其適齊試思子之友赤也已非一日而獨殷殷於適齊子固因適齊起見也子未始不因適齊起見也子意中之赤即子目中之赤而烏得等諸未見然則赤固子所素知也豈一旦適齊而竟忘其為赤乎子即忘適齊之為赤獨不觀赤之適齊乎當其未適齊也嘗與負米之由春服之點共言志於一堂子也列坐其間亦既見赤之為赤矣然則觀在魯之赤或不足以定赤觀適齊之赤則無不可以定赤也

指魯道以遠征。孰不於裏。裏。餒。之。日。心。焉。數。之。也。哉。及。其。已。適。齊。也。舉。夫。並。驅。之。齊。人。端。委。之。齊。相。同。傾。慕。於。彼。都。子。也。借。游。有。年。當。早。知。亦。之。爲。亦。矣。然。而。觀。適。齊。後。之。亦。猶。未。足。以。信。亦。觀。適。齊。時。之。亦。則。無。不。可。以。信。亦。也。向。海。邦。而。言。邁。夫。豈。惟。倚。門。倚。閭。之。人。日。而。送。之。也。哉。其。適。齊。也。吾。不。以。他。人。代。也。可。適。則。竟。適。矣。固。不。若。遣。使。而。念。靡。家。行。役。而。歌。陟。屺。也。凡。國。人。之。耳。而。目。之。者。可。不。問。而。知。爲。亦。之。適。齊。也。亦。亦。不。以。他。故。辭。也。雖。適。猶。未。適。矣。亦。何。異。適。衛。而。使。子。僕。適。楚。而。使。子。先。也。即。吾。黨。之。未。嘗。耳。而。目。之。者。亦。可。神。遊。目。想。於。亦。之。適。齊。也。子。獨。不。知。也。耶。子。獨。未。見。也。耶。周。之。耶。抑。繼。之。耶。子。自。思。焉。可。矣。不。隔。斷。上。下。文。題。之。神。情。乃。肖。不。混。八。上。下。文。題。之。部。位。乃。真。到。難。說。處。純。以。渾。脫。便。捷。之。筆。出。之。渾。脫。非。含。糊。也。渾。脫。處。止。是。醒。豁。處。使。捷。非。輕。率。也。便。捷。處。正。是。宛。轉。處。上。文。不。便。明。承。其。不。明。承。處。從。勝。似。他。人。明。承。下。意。不。可。說。破。其。不。說。破。處。卻。勝。似。他。人。說。破。處。參。透。此。訣。虛。小。題。不。難。作。矣。諸。卷。多。糾。纏。上。文。意。在。承。上。注。下。不。知。已。與。繼。富。相。觸。此。法。論。之。詳。矣。其。切。定。亦。字。適。齊。字。照。下。者。大。抵。沿。襲。上。節。題。文。不。知。隨。取。題。氣。題。氣。在。之。字。也。字。就。

此著筆神情乃合若但就赤適齊著想仍是子華使於齊題文即處處無下絕不呆疏試問子華使於齊題便不照下文富字乎文之貴燕下者以照下愈醒題氣愈真也不顧題氣徒照下文何益題中實字乃皮毛也虛字乃精神也得其神情而不襲其皮毛好手所以異於庸手也 閱諸卷摹寫題氣者有矣今概不取何也曰題氣者乃此題獨有神情諸人摹寫者大抵公家言空套話耳與題何涉之字也字所在皆是若空空泛泛摹寫之此題之文可移之彼成何文章嘗見坊刻小篇村塾課藝每遇虛縮題苦其安放不穩收勒不住又不敢公然犯下轍以空套語了之破題收句則云其○○可念矣可即○○而思之焉承題收則云有以夫意深哉豈無故哉起講收則云殊令我言念焉而不忘矣實令人低徊留之而不能去頂下入題處則云穆然深思羣然高望將出題處則云我儀圖之昧昧我思之中後比收處則云殊深我以鄭重分明之想殊動人以流連想像之思遇比喻題則云等量而齊觀相提而並論遇引詩題則云遐覽篇章博觀風雅遇引書題則改篇章風雅爲典謨訓誥遇有曰字題則云津津而道侃侃而談娓娓而陳振振

有辭遇有問字題則云請設詢訪意切諮譔質諸函丈之前請於先生之側
凡說孔子處則云泗水東山杏壇朝里凡說諸賢處則云三千七十凡說吾
子及題中有士字處則云不愧儒林之選允推大雅之林此等庸才寬泛話
頭每得一題搖筆則來安能聚精會神因題生文耶學者材質不一則不能
遽臻神妙亦當勉為清切之文若貪一時之便以毒人之物奉為救急良方
必終身墮入惡趣矣

小講前一截用馬作惟收處係原本妙在如出一手前生出題處亦易原本
中幅刪去一排較醒快後比原係一段今分作二比收句復用馬作撮合處
頗費斟酌所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讀者將原本對觀當知其非率爾也

淮我與爾

鮑 廉

幾於聖者契聖心覺外民無可與矣蓋學夫子者願淵知淵淵者夫子證行藏
而兩相契也固未可以概諸人與意謂次下不乏見用之人而未必即可舍之
人天下亦多見舍之人而未必非望用之人時而自返時而對觀又時而互證
局中之言未可驗諸局外也而局外者日見其多矣而局中者愈形其少矣今
天下惟用與舍之兩途而行者何人耶藏者何人耶可行而復可藏者又何人
耶濟濟者盈於朝開闢者徧於野邂逅相遭有莫知其姓字者矣任用舍而付
之無心功名中少此人道德中亦少此人也聚而上者同升卷而懷者皆隱窮
通殊致有不辨為誰何者矣順行藏而安於所遇同僚中幾見其人及門中又
幾見其人也我也位參執政為宰則曾任原思外此之治都治邑者更非一人
也而不必盡符于我也念切匡居論志則願偕曾點外此之辟言辟色者亦
正多人也而皆非所與於爾我白念矣我更為爾念矣蓋嘗求之古八共濟大
川淮且與夷偕行遜國惟夷與齊古之人也雖欲與而不得與矣則即此一室
周旋果孰訂同心於覲面亦當索之今人結交卿相惟嬰與僑落莫風塵惟沮

與溺今之人也亦相與於無相與耳茲何以片言印證乃竟徵合志於同堂雖與我同用舍者未必卽爾而我初不忘乎爾與爾同用舍者未必卽我而爾應有待於我遭遇本難齊初不妨相提而論我而爲東周與富教者我與禮樂者卽爾也我而居閔里樂疏水者我樂簞瓢者卽爾也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有所擇而幾無可與此其意豈足爲外人道哉我不必以行藏謀於爾而用我舍我爾早必之於爾爾不必以行藏謀之我而用爾舍爾我更信之於我神明無少問更不難易地而觀我而占茅茹之象不患無與征也同志之人卽爾也我而歌鑿澗之章不嫌於獨寐也務言之人卽爾也天下不盡可與之人得其一而他無可與此其意詎能爲吾黨慨哉行藏如身舍我與爾矣屬哉

此題與字與與衣狐貉名題與字字意相同作法亦同並不得坐實只好輕輕取之淺淺說之蓋彼與字實際在下文立字此與字實際在下文有是夫三字若坐實與字便已將下文略包在內下文如何可接抹熬下文題氣如何能肖作法須讓開下文渾渾還他一個與字隨卽勒到惟字而止萬不可說到十分以致抹熬下文几題字相同而題氣不同者作法卽隨之而變審

題情總以題氣爲主不可徒觀題字文法有定而無定到無定處仍歸一定如截上題之上文連不得離不得截下題之下文觸不得隔不得此一定者也得題後如何用意用筆方能不隔不離須因題爲文不可膠執此無定者也因題生文學者每作一題讀一文須悉心參想務得其所以然久之自有權衡初下手時似覺微茫到得心時却極有把握工夫之直捷簡便無逾於此切勿專套襲也
虛縮題却如此寬綽總由心入題中因題生意因題生詞若心不入題非管手卽寬泛矣
擬轉擬接最矯拔墨卷尤宜此文無接不擬俱細爲指出

雖違衆

鮑康

有不得不違者衆固無容慮也夫夫子豈好違衆者無如衆固拜上之衆也衆
 可違禮子何不可違衆哉今欲以一人勝衆人難矣如其不勝而以一人附於
 衆人遂使衆人中又增一人何若使衆人自爲衆人而一人自爲一人一人之
 勝不勝所弗計也衆人之悅不悅亦所弗知也易拜下而拜上今之悖於禮者
 何其衆哉今之不以爲衆者又何其衆哉執是以繩衆必且謂虛文木節所係
 者微顧始焉不僅其微後且有盡出其範圍而不思自檢者何容稍忽其微也
 而無如忽焉者之已成爲衆也執是以喻衆必且謂因習成風由來者漸顧始
 焉不防其漸久且有悉任其顛倒而不以爲非者何容竟開其漸也而無如開
 焉者之已積爲衆也其衆也豈猶是易麻爲純之衆哉於彼固不違矣於此而
 亦不違哉始則一人倡之猶慮其勢之孤繼則人人效之皆貪其事之便即間
 有明禮之心知其失而分不足以相抗力不足以相持往往以有主之心聽
 轉移於風氣則不甘於不違而卒不違者有之始則一國行之猶憚乎清議之
 嚴終則天下化之反以爲羣情之順即偶有議禮之士力辨其誣而抑之無其

小題正鵠

二集 截下

三十二

子罕

權救之無其策。往往抱不安之意。始隱忍於功名。則忤其難於違。而遂不違者。有之。其不違也。蓋將以純儉之說。例之矣。抑思衆固違禮之衆也。禮可違。衆不可違。哉。有意以違衆。人或病其敢於違。獨不思今之敢於違者。乃向之不敢者。乎。人事日趨於簡易。一權其輕重。獨惕然於名教之防。縱令貽譏於衆。亦違焉者。所不避也。知其貽譏。而弗違。所懼者在衆。知其貽譏。而仍違。所懼者不在衆。險可爲而泰不可爲。向之不敢違者。至是而無所謂不敢矣。無故而違。衆人或病其果於違。獨不問今之果於違者。乃昔之不果者乎。朝儀自凜。手尊嚴。俯涉於游移。已顯背乎君臣之義。縱令不容於衆。亦違焉者。所弗恤也。料其必不容而不違。其勢已爲衆人所奪。料其必不容而必違。斷不敢以衆人自居。曷可易而拜不可易。昔之不果違者。至是而惟恐不果矣。雖違衆。吾終不敢違禮也。衆云乎哉。

作文不徒說理。須得題之神情。此題之理。雖在本節。神情卻在上節。欲說泰先說儉。欲說違衆。先說從衆。上節何等和平。本節何等嚴厲。兩兩比較。聖人情見乎詞矣。融合得上節違字之理。始透雖字之神。亦圓須於脈理求之。反

相若焉乎。知凡詩下總宜卽清題界。方緊每見詩手多統同。頗上竟不知題從何處止。此大病也。文入手卽剔醒衆字。又妙不占實提。比卽戢然從衆字起。絕不空衍。此最要法。集中所選皆然。

雖違衆

程 綰

有不敢不違者衆不得而沮矣夫衆豈易違而無如其非禮也衆不知有禮子
 安知有衆哉今以俗所共尚者而獨非之人必議其不諧俗情所共安者而獨
 拂之已亦疑其不近情情苟可近何必不諧俗苟可諧何必不諧而無如近焉
 諧焉者之太有所不可也人即共議其戾俗而正不慮其議矣向猶自疑其不
 情而茲亦無容疑矣今之拜上者豈不知其泰而甘蹈非禮哉亦以爲之者衆
 而不能違之耳邈不知其起自何日而始以爲偶終以爲常舉地義天經忽而
 置焉而靡靡者遂以成積重難返之形亦不知其始自何人而一倡於前百和
 於後舉朝章國典泯而忘焉而紛紛者亦自有積少成多之勢衆矣較諸易麻
 爲純之衆更覺難違矣而於是有不遠違而終於不違者有不欲違而安於不
 違者豈必衆論僉同改王章而更國憲而預防非笑遂跨塌而難安謹演者慚
 不違矣恐啓猜嫌或展轉而思變游移者仍不違矣信人言之可畏遂不覺天
 秩之可下此不遠違者之憚於拂衆也豈必衆心如一以臣下而抗君公而諱
 其自便之情託爲和衷之說陽違而陰不違矣辨其阿比之私謬作調停之論

召違而實不違矣。以周旋爲能事，鮮不以方直爲迂拘。此不欲違者之樂於徇衆也。然而衆亦何不可違哉？違乎禮者，既便其易，則違乎衆者，必苦其難。難與易爭而易者，衆矣。難不敵易而易者，愈衆矣。且夫衆亦非既昧乎禮者也。堂廉之義，彼豈未嘗知之？特知之而重於違之，斯爲衆所制耳。有不受制乎衆者，則無論衆之爲所制，不爲所制，而此違之之意，自百折而不回。即使衆笑其迂，而亦有不深辨者矣。違乎禮者，既見爲同，則違乎衆者，必斥爲異。異與同較而同者，衆矣。異不勝同而同者，愈衆矣。且夫衆固亦常習乎禮者也。冠履之分，彼豈不欲正之？特正之而難於違之，斯爲衆所化耳。有不見化於衆者，則無論衆之爲所化，不爲所化，而此違之之心，不再計而已。決即使衆譏其妄，而亦有甘受不辭者矣。雖違衆，吾終不敢違禮也。安得以從衆之吾概之哉？

上文拜下字，只宜於題前頷之一人。題位便不可說說，卽觸下禮字。泰字雖不妨明承，卻不可過於糾纏。此文絕不糾纏，卻處處有禮字。泰字在內，且並上麻冕一節，亦暗融在內。較他卷之但顧本節者，尤爲圓到。凡題有雖字者，其下必有轉語。若說出雖字，不能便住，勢必下一轉語。卽語意十分含蓄。

亦嫌題界不清，故自破承至後，比俱以不點爲是。至落下處，始還他點題之法。書理文法，仍極完備。凡題有虛字而語氣未了者，準此思力，迥超流俗。聲情極合時趨。小講用張駿作入脈及中比，用鮑廉作合之益無間然。

雖違衆

鮑庠

不違者而有所違也衆亦無庸慮矣夫衆皆拜主違豈易言而自盡禮者視之則不見有衆也何憚而不違哉且自徇人者之多也意中祇知有人其目中所見遂無非人而並忘乎在上者之一人夫忘乎一人以徇乎人人豈一人之勢反不敵乎人人哉夫亦視人太重矣易拜下而為拜上果孰倡之而孰應之哉其始也倡之者不過一二人使人執禮相爭何難以片語折驕矜之氣而無如其翕然合也靡靡者其情唯唯者其習遂不覺相率而成風其繼也應之者已不止一二人使一人舉足為法何難以一言立天地之經而無如其羣焉效也齊者多上師師者百僚已儼然相助而為黨衆矣難違矣然亦思此衆也豈猶皇易為純之衆哉講衆不可狃一似薄待乎斯人而還問斯人之習而安之者其自居果何等也泯泯楚楚之象倨侮已見於朝廷大臣導之於始其繼遂遠乎羣臣一聞開之於先其後遂浴於列國舉天下而羣干罪戾猶謂違焉者薄待斯人乎違矣任猜疑妄作所不辭矣謂衆不可為未免取憎於當世而還問當世之尤而效之者其流極將安窮也膠膠擾擾之儔僭替敢加於君

上楚令尹之處宮將援以解口衛楮師之登席且恃以藏身對大廷而不畏譏
彈猶慮逸焉者取憎當世乎違矣縱非議紛來亦甘受矣眾之聚也以勢勢則
難爭有禮以折其勢斯勢不得而沮之既不能使蔑禮者反而相循更何容以
舍禮者轉而相效縱立身行已生平未敢離羣而究不能以有主之心泛而聽
諸無稽之口眾之類也以情情則易暱有禮以閑其情斯情不得而累之既不
能於去禮者追其既往又安忍以絕禮者任其將來縱在位和衷凡事期於其
濟而究不能以君臣之義曲而徇平僚友之私眾亦何不可違者哉夫懲咫尺
之天威尚不敢以強侯貪天子之命而念躐如之禮範又何敢以一身蹈百爾
之愆不從上而從下也豈得以從眾之吾概之哉雖違眾吾弗恤矣
文到自然處其妙不可思議無以名之強名曰筆台一身之精氣神聚而為
之始成此一枝妙筆惟其真也故能動人若徒摹其句調按之於題不痛不
癢他人閱之亦不痛不癢即自家下筆時亦自覺不痛不癢則又安能動人
乎哉套襲之說流毒太深當切戒之

有美玉於斯

樵 岐

不易有而有若難忘其有矣蓋美玉皆人人所欲有而不欲一人獨有者也子
貢幸其有又苦慮其獨有也曰物之美與不美不有者不知也而有之者知之
物之有與不有不見其美者不知也而見其美者知之人不能盡知而吾自有
其可知正不得謙言不美矣亦不得諱言未有矣今夫珍符秘於兩間每問世
而一出法物傳於三代必應運而始生則美玉非難能而可貴者哉石則頑瑣
則賤生材亦極難矣區而別之曰玉則席之珍即以為國之寶固遠超乎蒼壁
黃琮之上而別著光輝圭或玷瑜或瑕成器亦甚難矣至珍而重之曰美玉則
德之比自見其章之舍且焜耀於商胡夏禮之間而更形溫潤有之者誰哉賜
竊有念於斯矣或謂斯非有美玉之時也值物類之紛呈而特具殊尤之質則
珍奇者之立於獨不敵錯雜者之處於同且美者自為美人將忘其美以美者
形不美人更忘其美此有馬而等於不有也然而斯正有美玉之所也值華器
之競進而忽挺特達之姿則格其有者之飾於虛不如專所有者之徵諸實且
美者別乎不美不美者不得亂其真美者更高乎眾美即稍美者亦不得竊其

似此有焉而不得視爲不有也。有於廟堂之上，其顯也可名。有於巖穴之中，其晦也難辨。至託於顯晦之間，而皆可名。若不可名，若可辨，若不可辨，則斯之勢也。於斯而指爲非王天下之所謂王者，安在？於斯而歎爲未美天下之所謂美者，安在？蓋自天施地生而後，直不畜以可顯可晦之權，委之於斯矣。而奈何淡然忘之，有焉而羣信爲美，固不能私其所有焉。而羣疑其美，又安能公其所。有至介於公私之際，而時而若可信，時而若可疑，則斯之情也。於斯而據爲獨有，有於斯者，遂若終於斯，而冀其共有於斯者，又若始於斯，蓋當庸耳。俗日之交，又不畜以將信將疑之故，古之於斯矣。而安得漠然置之，藏耶沽耶，敢以質之夫子。

文字者人之精神也。精神足則氣力充，精神真則詞意確。若強作精神，未有能如是者也。不觸下文而下文自醒，照下法，莫妙於此。全不露正意，而接之正意自然。叨台凡比喻題皆作如是觀。一往春夏之氣輕而不夫於滑重而不失之笨，是先禁是時，又是老卷亦是墨裁。

有美玉於斯

張士彥

有急欲見美者，若甚重乎二有矣。夫有美者，自有所以見美者。子貢見其美，又若恐人之不見其美也。故鄭重言之曰：凡入人所得而有者，必非至寶。時可得而育者，必非奇珍。有不有，何關輕重哉。乃望其有者，非一時而竟爲一時所僅有。幸其有者，非一人而竟爲一人所獨有。則撫所有而慨然念所有，而益殷然也。賜今昔美，勵琢磨器，慙瑚璉，不不禁有念於屋中之寶席上之珍也。則試以美玉論羣情之宣鑿，難憑抱燕臺之石，而瓊玖視之，其有者不必其果有也。玉之寡終勝於珉之多，果孰是，秉靈秀於山川自成，昭質流俗之品，評無定觀。荆山之玉，而瓦礫屑之，忘其有者，究孰使之不有也。美在中不能不形，諸外果孰是，耀文章於追琢，自發幽光，然則美玉也，豈易言有哉。虞有瑄，夏有璜，商有球，前代所留遺，既不可復覩矣。而流及既衰，往往以瓊玖之陋，經有力者之摩挲，遂若與隆，現並重，彼似玉非玉，而溢明美玉之稱者，比比皆然也。僞足以亂真，真者幾無由自見。而誰識其有晉有璧，楚有珩，燕有瓦，列邦之好尚亦大畧可知矣。而變而加厲，往往以瑕玷之蒙，經無識者之稱賞，遂若與瑜瑾同珍。

以不美爲美而反掩美玉之光者紛紛難數也賤足以妨貴貴者愈無以自明而誰問其有然而賜竊有念於斯矣假令置美玉於朝展廟盥之上將破衰以執之崇玷以原之縑藉采就以運之拂拭倍著其光輝亦理之不難預信者若之何僅有於斯也川嶽之精神鬱而必發而於斯也其奇者又若於斯晦其曜造物生此玉造物胡虛生此玉也誰懷此美玉者而願忘其有也哉假令沈美玉於榛蕪磧礫之間將毀之以兵燹蝕之以風霜傷之以樵夫牧豎摧殘一聽諸遭逢亦事之無可如何者茲何幸猶有於斯也天地之菁華積而不散而於斯厄其過者偏若於斯鍾其靈當世無此玉當世猶僅有此玉也唯抱此美玉者而竟任其有也哉藏耶沽耶故還質之夫子

題似平穩而語意趨下卻自站立不住若以單句題法爲之非觸下卽背下矣文兼用截下冒下二法不觸不背於題氣題情復恰合視先輩則較合時趨視時文則獨有底蘊一往清華之氣沛然經籍之光前半用鮑庠作

有美玉於斯

鮑 濂

有欲其見其美者不得不重念所有矣夫以人人所欲有之物人人不能自有之乃不得不屬意於有者矣曰美哉玉也竟任其有於斯乎且天下之急欲見美者不必其果美也而不欲見美者要不得謂之無美美或自忘美亦相忌卒之忌其美者不能沒其美忘其美者亦不能私其美急欲見者見不欲見者亦未嘗不其見也蓋其美固昭然在人耳目間矣夫造物之滋生靡盡獨於珍奇之產偏靳其善華世情之好惡何常獨於追琢之章倍形其鄭重美哉玉乎果孰是有之者乎非希世君子弗稱璞有殊名賈人猶誦飾爲美者不必其果美也而何意品儷瑤琨竟爾無瑕之可指遭逢莫必鈞璜者何人物色維艱握瑜者幾輩冀其有而不必其真有也而何意珍逾瓊玖以居然載寶而無嫌玉之美也一人有之非人人有之也且有亦何定哉効珍脩貢之朝川媚山輝物產愈增而愈盛當日者球琳並出金其俱爲之不光故草野旣被禱而懷廟廟亦服衰而執窮谷幽巖之地宅深體厚精華愈洩而愈奇一時之光氣常昭草木亦爲之生色故其球並來於下國璿璣特重於宗邦嗚呼者竊有感於斯

矣。斯豈猶是鳴球戛石之時哉。使其生當古昔上登諸清廟明堂。將陋白府於楚。客莫寶華。器媿蒼壁。於周宮並昭典。重豈非美玉之所甚幸。而無知其有於斯也。品重當途。猶是獨完之璞。光增上國。依然未聘之珍。圭璋其特達乎。蓋有不禁摩挲者矣。斯非猶是秉珪植璧之邦哉。使其遠隔方隅。竟委諸榛蕪瓦礫。將迹泯滅。莫辨荆山之寶。珍如瑜瑾。幾同燕石之頑。當亦美玉之所不幸。而猶幸其有於斯也。為朝廷逐百世之麻。既足弭災。而釀水旱為壇坫樹一時之望。亦堪誇敵國。而耀無城。瑚璉雖甚華乎。蓋有不堪比較者矣。蓋實以知希為貴。災事炫號。公五鼓。韓子雙環。獻琛每應。運而來。何弗效瑞輯虞廷。璫分夏后。藏之與抑。沾之與夫子。以為何如也。

倚傍成文學者。通病此病。不夫便誤了一生。此題文如斯。何時也。斯何地也。諸卷多用此意。大率本之前人。前人因題生文。本屬清切。今人襲之。而心未入。題說來。便覺浮泛。至天地鍾靈。山川毓秀。等語。人人用之。閱至數卷。已覺生厭。况累百累千乎。又云。君相勞求。祖宗培養。直是說人與玉。何涉。凡一題必有一題中。陳陳相因。語如學在。致知坊在。力行以五倫言之。以五事言之。

達而在上。窮而在下。上古草昧初開。中古文。明漸啟。吾嘗誦詩而得之。焉又嘗讀書而知之。焉及爾風月令等意。即前人名作。亦多有之。其勝人處。要不能在此。祇以此意。隱為之骨。務在闡發題意。今學者。專務剽竊。只是不肯用心。不能生意。敷衍成文。安得不為落卷乎。即如此文。後比。仍不外特地二意。而看去。迥乎不同。蓋同一詞。而用意不同。則詞以意新。同一意。而措詞不同。則意以詞新。或詞意皆同。而用筆不同。則詞意俱覺生新。文之新處。在去舊存液。不在避熟就生也。

文有能知用意。卻不免枯齋少清華。腴暢之致者。亦非名場利器。看此文。何等興會淋漓。應試之文。喜熱不喜冷。緊則熱。緩則冷。提起則熱。臥倒則冷。醒則熱。不醒則冷。有氣勢。有興會。則熱。無則冷。此事總在用功。專襲外說。不得。

此頁文字極為模糊，似有殘存之字，但難以辨認。

譬如平地

鮑 序

有將為而未為者不効作平地觀也夫不平者莫如山而當其未為則平地而已矣子蓋即為山之譬而易一說與且天下之最無可憑者其此器無所有者乎願以無所有為無憑何以明明見為有者亦退處於無憑明明其可憑者亦自居於無有則正毋謂有者之始可憑也其不畏其無憑者原不必諱為無有矣彼為焉而未成者既譬之為山矣更有不可言成而並不見所為者則又烏乎譬之哉為必有所恃得所恃而歸然獨存乃歸然者未幾而頽然矣天下自謂可恃而卒歸於無可恃者往往然也况乎其本無可恃也成必有所因得所因而聳然在望乃聳然者未幾而坦然矣天下信為可因而終歸於失所因者往往然也况乎其漫無所因也將仍譬之為山乎固無所謂山也其象為地亦不見所為也其象為平載於地者山有所載則地不平附於地者山有所附則地不平虛擬一不平之象於意外見有若者矣有若阿者矣有若陵者矣恍惚問答呈其象夫固不知為平地也不知為平地乃無効謂之平地已地不必盡平也而山以外皆地以山較之則頓覺其平地不必果平也而山之下皆地

以山臨之則愈覺其平實擬一不平之象於目中見爲岡而實不見岡也見爲
嶽而實不見嶽也見爲阜而實不見阜也指顧間莫名其象夫固明知爲平地
矣明知爲平地又何妨自爲平地已爲有基勿壞之說者每無取乎平謂平之
不如不平也然亦思彼之學山不至者果沮於平地乎意中之地不平目中之
地何必不平此時之地不見爲不平異時之地豈必仍見爲平惟無不平是以
爲地亦惟其爲地固不害爲平也誰與據此地者而竟病其平也哉爲一成不
變之慮者每概之以平謂平之將固於平也然亦思彼之有山不成者庸愈於
平地乎地不終於平地何必不始於平不平者容有時而平豈平者竟無時而
不平蓋以地視地則不平亦不以地視地則平且勝於不平也誰與履此地
者而竟忽其平也哉猶是地也乃未幾而居然見山矣有爲者如此平地云乎
哉

平地下若贅一語便侵下文說平地難以爲山便是反侵說平地不難爲山
便是正侵卽領上拘上處亦不得率爾操觚上文十六字惟首句可領可拘
其餘俱有妨礙若承明止字便與下文進字往字相觸承明吾字便與下文

吾字相觸承明一箇便與下文一箇相觸緣題目四字語氣未完須處處如
題而止不惟中後正面不得侵占下文卽前路虛步亦不得觸犯下文諸卷
蒙昧者多竟以十二字題作法施之四字題謬矣 譬如二字固不可畧但
呆作譬如二字者必無佳文何也要說譬如須先說正意勢必將爲學話頭
填寫滿紙反將平地二字拋荒更有用平庸平常等字關合者自謂正喻夾
寫不知墮入惡趣也至拍合譬如處尤易染描畫惡習說來說去總不過借
觀對證等語浮淺空泛令人生厭凡作譬如字者始於填實終於描畫真實
則庸博畫則陋庸陋者文家大弊也此文破題起講但從正意說到譬如承
題及入手處出題處俱借上文譬字剔醒本題譬字篇末補點如字中後四
比不言譬如而譬如自在其中此用法之巧者也法無定而有定在學者神
而明之耳 問朱注明言學者則學字似宜提出曰朱注是解經惟恐讀者
不知故須一口說破作文則不然文貴肖題題之所有不得拋荒題之所無
不得添出以題還題斯爲合作夫子開口便說出譬如二字並未嘗曰人之
爲學也譬如爲山云云作文若題出學字便是頭上安頭雖題解不差而題

規題氣俱覺不肖且學字一經提出便須從正意發揮一切老實語庸鄙語齊集腕下固不如透入清虛之爲妙也弟子入則孝章固是爲父兄言之而口中却只說弟子應該如此教弟子意自在言外作文者動云吾今爲教弟子者言之便於木頭弟子上加一教字豈非頭上安頭雖前輩間有如此者然究是前輩拙處不可爲訓學者且學其好處可也 問凡作比喻題皆不可說破正意乎曰不盡然須要看題如以智譬則巧也等句命題明明有聖智二字安得舍却聖智專言射者如以譬如行遠等句命題上文明有君子之道安得專說行遠登高至此章本無學字何必添出惟現有譬如二字明有正意在內故又須從正意說起方能安放譬如二字細玩此文不明說爲學却無一句不是爲學較他人說破學字者更爲真切此定法也若題無譬如字及猶字若字者雖係比喻卻不可道破正意如歲寒章正意說君子口中只松柏柏苗不秀章正意說學口中只說苗驥不稱其力章正意說人口中只說馬作文當以正意隱爲之骨萬不可說破說破便非作法向曾以有美王於斯命題諸卷多將懷才抱道等語填寫滿紙竟說成有夫子於此矣

譬如平地

進遇真

爲有爲者轉一說作平地觀可矣夫地上有山則不平也而常其始爲固居然平地也是更可取而譬之若謂事必待有形之可見而天下之忽於無形者多矣必待有勢之可乘而天下之諉諸無勢者多矣天下之形勢何常凡有形有勢者究非形勢之可得而主則正不得忽此無形之形無勢之勢也彼未成者有如爲山矣向之大有爲者竟何爲哉謂有形遠勝於無形試問未成之形何形也謂有勢不同於無勢試問未成之勢何勢也噫是特不平之地而已非無可藉之形而自恃其有可藉且笑人之絕無所藉而爲所笑者已微窺其隱矣彼以有所藉而安夫何貴乎有所藉也本有可因之勢而自喜其有可因且傲人之漫無所因而爲所傲者早同悉其弊矣彼以有所因而誤更何取乎有所因也無已則更觀於無所藉并無所因者乎則有如平地乎不平者惟有山平者即無非地茲言平而復言地者性不限於地念不敢認其地當經營未遑之日若惟恐據此地者之終於平也悞即當前而指之曰平地廣平日平無山者悉概之地高平亦曰平學山者亦可擬以地茲言地而先言平者方欲使之不

小題正鶴

二集 截下

四十三

子罕

平仍不敢遽許為不平。當相度維審之時。若惟恐忽其平者之忘為地也。因惟本初而言之曰。平地以地形較之。形之無可藉者。莫如平地。而形何可沉也。惟平而始目為地。地原不諱其平。不平者亦附於地。地亦何嫌於平。目中之地。自平意中之地。自不平也。夫意中既有不平之地。何妨姑謂之平地也。以地勢論之。勢之無可因者。莫如平地。而勢豈有定也。地不盡平。求地者何難。遷地不終。平求不平者。何必擇地。今日之地。不必不平。異時之地。又誰能禁其不平也。夫異時即為不平之地。更何慮其為平地也。乃無何而履此平地者。變而為陟。岵。陟岡矣。居此平地者。易而為在。可在。嚙矣。此非有天之作也。非有帝之省也。亦非有疎而超。移而置者也。蓋有進而不止之吾在也。平地其如吾何哉。有為者。盡取譬於此。

將平地二字。顛之倒之。觸處皆有妙意。無一筆估實。律無一筆空衍。只緣將題之神理。領畧得真耳。
折開題字。處純是思力。圍成靈極。醒悟若場。萬勝之師。

未能事人

陳懷章

舍所問以言事事之者。曰難能矣。蓋所事者。人事之者。亦人。以人事人。而猶未能哉。子因季路之所問。而復返之。末諸近也。曰子之所急。欲盡者。乃非吾之所急。欲盡者也。急其所不急。是必吾之急。欲盡者。子先盡也。而後可以吾之見為難盡者。子無不盡也。而後可以吾之見為難盡矣。今者。子竟外人。而別求所為事哉。事則有難。俾之至意。竭吾忠。而將吾敬。要豈外家庭。出入之當。宜則有必致之深情。神與會。而心與通。畢見於日用周旋之際。明明有可見。而德求諸所不見。明明有可聞。而偏求諸所不聞。吾非謂求之者。妄也。正恐妄焉。若不在。不見。不聞。而實。在所見。所聞也。人也。理。本有其至顯。而偏索諸隱。事。本有其實。而偏索諸虛。吾非謂索之者。昧也。正恐昧焉者。不在。至隱。至虛。而即在。至顯。至實也。人也。子豈忘人之當事哉。豈忘所事者之莫先於人哉。人與我。近我。不得以其近。而忘所事。其不敢忘之心。不獨可質諸人而已。可質諸人矣。能事人矣。人與我。親我。不得以其親。而忽所事。其不敢忽之念。不獨信乎人而已。可信乎人矣。能事人矣。由果能耶。否耶。居處狎則

小題正鵠二集 截下 四十四

責備必寬。吾未能事所事者，即覺之所事者，或轉諒之。正惟其相諒而吾事之心，乃不堪諒矣。且人雖我諒事之者，終難自諒。天下有誠於事者，不能事諒我者，即行不出乎名教，而撫心清夜，覺此中之抱愧良多，形骸隔則燭照或遺。吾未能事所事者，能察之所事者，未必盡知之。正惟其不知而吾事之之心，愈不可知矣。且人即不知事之者，終不難自知。天下有明於事者，不能事不知我者，即功不外乎緣倫，而默念當躬覺此際之疚心不少。夫明則有人幽則有鬼，事無異事，能則俱能，不能於此，竟求能於彼乎哉。蓋鬼神依人而行者也。

未能焉能。一口說出一句，只是一句。本題四字，只是半句。若不照下落想題之圓神失矣。但諸卷照下處多落迹象，其不敢犯下者，又一味呆疏事入動以事父事君分性，又引大舜周公事以實之。題之妙處，文之佳處，豈在此乎。夫子口中只言事人作文者，何必生出名目。且一經填實，便無神理。且題情輕靈，醒快絕不晦滯。作文有內功，有外功。一是正路，一是歧路。初學入門時，為父師者，使宜引人正路。路頭一差，則用力多而詒誤愈甚矣。何謂外功。

曰詞頭也。調頭也。一入此路，名為用心實則無所用。心何也。詞生於意，調生於筆，不能用意，安能生詞。不能用筆，安能成調。其所用詞頭，決非烹鍊而成，竊而已矣。所有調頭，決非鼓盪而出，套而已矣。套調頭者，如假人衣物，自裝體面。竊詞頭者，如櫻人酒肉，自取醉飽。倘無人可假，無處可櫻，即不免於凍餒。且此等伎倆，亦大不容易。能借物者，必相交好，倘交游不廣，應酬不熟，鮮有不遭摺斥者矣。善櫻物者，必屬慣賊，倘脚步不輕，手法不敏，鮮有不遭毆辱者矣。專務詞調者，不讀經書，專讀時文，中之資必須五六年工夫，方能圓熟。若工夫不到，則出頭無日。其魯鈍者，雖十餘年亦不能成。且此等工夫，尤忌間斷。一問斷，則詞調漸生。雖欲為平庸膚淺之文，而不可得。總緣平日為文皆假之於人，櫻之於人，自家本無心得，故也。積多年功，苦而所得，僅止於此。良可惜也。何謂內功。曰理曰氣。文以用意用筆為主，意生於理，筆生於氣。理實氣空，便是妙文。無理而勉強用意，其意必不著實。按之於題，多依稀彷彿之談，無氣而勉強用筆，必其筆不凌空發，而為文必鮮超拔飛騰之致。近人多坐此病，若能從理氣入手，實求心得，中人之才，五年可得魯純者倍。

之聰慧者更不拘矣日積月累理氣漸充由是詞生於意調生於筆有理則不患無詞有氣則不患無調但於詞調閒略加錘鍊便無汗漫枯寂之弊非惟作寬平題不難開徑自行即極難下手之題亦能掉臂游行且即十年不作文一旦下筆仍不失當年本色或更突過從前何也詞頭雖忘而理自在者詞頭雖生而氣愈盛也理與年俱進氣以休息而愈充何等受用何等光明較之東挪西扯者孰便宜孰喫虧乎
今天下誤用心力者多矣先生此論喫緊為人有志者當決然自返

紂之不善

蔣拭之

舉古不善之君若不能為之解焉夫稱人不善聖人之所惡也而無如其為紂也則直曰紂之不善已耳且夫人苟有不善識者必從而議之又從而原之謂彼不善之止乎此也乃若指之者不第抒一時之憤當之者不敢鳴千古之冤則其不善也一若適與其人相附欲解免而無從矣不觀之紂乎天下有善之途即有不善之途獨至於紂而不善之數更無可加矣有前乎紂而不善者時日興曷喪之悲有後乎紂而不善者艷妻階扇處之禍猶乎紂也乃自有紂而前之不善若踵加於紂之世後之不善若倡始於紂之身而眾口交譏者直以為紂之不善已矣有紂之臣而不善者廉奄作逢君之賊有紂之民而不善者洛邑多梗化之頑不獨紂也乃舉一紂而臣之不善若助紂而作奸民之不善若從紂而好暴而同聲共嫉者總以為紂之不善已矣是故以不善責紂紂固無辭然紂有既為之不善亦或有未為之不善而業已紂也則既為者固指為常然即未為者亦料其必有紂固無如此不善何也抑以不善寬紂紂亦何望然紂有能為之不

善亦或有欲為之不善而業已紂也則能為者將據迹而數其兇即欲為者亦誅心而聲其罪紂亦不能為不善解也懸之太白已足以蔽其辜矣而無以釋四海之憾於是作史者不留餘地而論事者從無恕詞謂紂之不善則真紂之不善也喪其國都已足以償其罰矣而無以逃萬世之譏於是仁人長者不必存忠厚之心而孝子慈孫無所容尊親之諱謂紂之不善則竟紂之不善也嗚呼何其甚也

通篇總為一甚字寫照重頓紂字即為居下流立案極形紂不善即為甚字并天下皆歸句添毫照下醒露極矣然却又不犯只緣緊靠紂之不善四字着筆耳若離却題字空求照下鮮不犯矣每比收句尤須玩其勒題之法

夫子之不可及也

程縉講

諸有不可及者賢者神往於聖矣夫及且不可賢云乎哉子貢智足知聖故為知者曉之也曰上古有聖人人或知之當代有聖人反不知何也惟聖知聖而聖之外無聖惟幾乎聖者知聖而聖之下更無所謂幾乎聖一想像乎聖之為聖不特易視聖者不知也即難視聖者亦未必知也子謂賜賢於夫子乎賢也者有其過之無不及也而賜竊思之不厭不倦聖心何敢自高天下惟不自高者仰之而見為高即未嘗仰之而亦見為高凡見為高者皆其處乎卑者也夫卑者果何自而高也庸行庸言聖道何嘗務遠天下惟不務遠皆望之而見為遠即未嘗望之而亦見為遠凡見為遠者皆其拘於近者也夫近者果何自而遠也是則無論過之也求其無不及焉足矣乃竭力以赴之賜也本安於不及而翹首以瞻之夫子若明示以不可苟安者不足以學聖奮往者豈不足以學聖至夫子而奮往者窮矣身雖前而仍却且與苟安者俱值其窮焉學焉而功未殫不可倖而及者惟夫子學焉而性不近不可企而及者亦惟夫子也躐等者不足以希聖循序者豈不足以希聖至夫子而循序者困矣境若進而仍

留且與蹴等者胥受其困焉始希焉而見爲難希不可驟及者惟夫子愈希焉而愈覺難希不可徐及者亦惟夫子也聖之智不可及而能不惑者何不可及其智聖之仁不可及而能不憂者何不可及其仁聖之勇不可及而能不懼者何不可及其勇夫予統其全而未嘗離其迹則智仁勇非不可及智仁勇如夫子乃不可及也而惡可刻以羣聖之智羣聖之仁羣聖之勇聖之情不可及而於情者何不可及其情聖之任不可及而一於任者何不可及其任聖之相不可及而一於相者何不可及其相夫子渾其事又從而集其成則清任相非不可及清任相如夫子乃不可及也而安得概以一聖之清一聖之任一聖之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賢云乎哉

思力緊切極矣然又妙在輕脫純以靈活之筆取題神故不板重筆玉好套墨腔全不知有虛神最宜切戒看他每比轉接處省卻他人許多閒話所以矯拔文有雖穩而不動目者閒話居多也不可及三字拆開不得若抽出可字便是下文可字抽出及字亦易混下文及字題法如此說可類推

此五人者

盧澤

五人者非漫有也可卽其人以覆按矣夫五人者獻子有之亦惟獻子知之不可卽其人以覆按乎且自友道之衰也泛然值之遂泛然友之亦何嘗卽其人之生平而反覆求詳也哉古之友德者其友不多得而其友至今傳必非偶然也彼其審於厥初而歷歷核之於心目中也爲已久矣吾言獻子與五人友以五人無獻子之家則五人何待再計哉然而五入初未嘗明言其意也則或疑獻子忠恕宅心不欲以不肖待人之見而特輕許其落落之高懷是重視獻子遂不復更究五人也而且獻子亦未嘗自其情也則或疑五人揣摩世故轉得其嗜好窺人於微而因功中其殷殷之雅誼是輕視五人又何暇更論五人也果爾是有以爲獻子地而無以爲五人地矣然苟不得五人之爲五人卽不得獻子之爲獻子則吾且不論獻子而更論五人且夫獻子之求所友不自五人始矣則先乎五人者卽以求五人者求之可知也求之而惟五人有焉獻子之與五人者是竟而未嘗寬也夫固以求乎人者求此五人者也獻子之擇所友又不自五人止矣則後乎五人者又卽以擇五人者擇之可知也擇之而仍

爲五人者。有焉。獻子之與此五人者。似易而亦何易也。夫固以擇乎人者。擇此五人者也。以五人而處獻子之側。五人無容心也。以獻子而處五人。之側。獻子不能無心也。當其情。雖密邇而一爲中心之數。非必日接膝而不相知。則人之所共見。惟此五人。獻子之所獨見。亦惟此五人者。以五人與五人。居五人自相忘也。以獻子而與五人。居獻子何能遠忘也。當其久與周旋。而時時有流露之真。初何難推測。以見至隱。則往來於獻子之目中。而與接爲構。惟此五人往來於獻子之意中。而念釋在茲。亦惟此五人者。蓋此五人者。獻子誠知其非常人也。乃不得不以常人之情度之也。則亦幸而五人者。終無所蹈於常人耳。此五人者。亦信其爲賢士也。乃不得不以賢士之實量之也。則亦幸而五人者。終無失其爲賢士耳。使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知五人不益可與獻子哉。就獻子心目中。看出五人。恰與下文相接。中二此對對下文亦字用意。醒至其用筆之妙。全從題之退步。寫面。縮筆。可謂嘉魚復生。領題起比。及出題俱參用別本。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

鮑表

卽口腹以論。害猶其易見者矣。夫口腹小體也。其爲害也。幾何。抑思飢渴之害。豈惟口腹有耶。且見利而不見害者。天下之通患也。然吾謂不思其一無所見。特患一有所見。而他無所見。不見則不防。而但防其所易見。不見則不避。而但避其所顯。見此非一無所見也。而所見固已僅矣。飢渴何害。害口腹耳。亦孰能使之不有哉。不有則口腹安。猶是口也。而予口獨悅。猶是腹也。而予腹獨充。雖非尺寸之膚。而所養固已小矣。吾爲口腹計。吾且不第爲口腹計也。有之則口腹困。孰痞子口而不得所嗜。孰儉子腹而不免於枵。卽此形骸之累。而所傷亦已多矣。吾爲口腹危。吾更不止爲口腹危也。此而謂飢渴之害。惟口腹有也。夫豈其然哉。害之生也。每中於不覺之頃。雖不同於口腹。而無不可作口腹觀也。明明無飢渴之乘。而其危也。實甚。明明有飢渴之乘。而其安也。實甚。安與危之故。不自口腹起。亦不於口腹終。明於口腹。而他無所明。是必我生之害。更無急於口腹者。而後可也。其所見亦太淺矣。害之來也。尤來於所備之外。本無與於口腹。又惡可以口腹該也。明明無飢渴之虞。而鄙之者。多明明有飢渴之虞。而

慕之者多慕與鄙之由功不歸之日腹咎亦不屬乎口腹患在口腹而餘無所
患是必期世之害更無切於口腹者而後可也其所慮亦未周矣有任口腹之
受害而弗防者人責其防害之拙而不必責也飢渴雖曰可防日腹原未操其
柄天下有操能防之柄忽忽焉而不為防而顧於難防之飢渴責其防之不
嚴亦何其專惡飢渴也不防害而害至天下之可惡者惟飢渴能防害而害仍
至天下之可惡者豈惟飢渴哉有恐口腹之受害而專避者人幸其避害之工
而無庸幸也飢渴縱云可避口腹實未有其才天下有具善避之才味焉而
不思避而僅於易避之飢渴幸其避之之獨工亦何其徒愛口腹也害以避而
得免吾身之可愛者惟口腹害以避而反不免吾身之可愛者豈惟口腹哉夫
口腹其易知者也

豈惟有三字與下文亦有緊緊相應本題語氣未了文須還他不了語氣虛
虛勒住下氣不隔題情乃肯若不從豈惟有三字落想雖處處照下字終
與下文神情相隔便與本題神情不合此作恰是此題筆亦曲折天始清而
有力

與衣狐貉者

鮑 庠

有遠勝於緼袍者難乎其為與矣夫狐貉自狐貉耳衣之者奚足異乎與焉
者之為緼袍也不且難乎其為與哉今天下有富人焉在橋情者方且謂富猶
之貧也吾謂此特未見所謂富者耳明明有顯耀者之來吾前吾之貧在彼目
中彼之富在吾目中且不特在吾與彼之目中則勿謂其非吾類也吾已適然
遭矣緼袍敝矣衣之者敢謂人同此袍哉敢謂人之袍僅勝於敝者哉使人而
同此緼袍也吾與與之賦無衣乃未幾而相顧無色矣溯當年之冠佩初服方
更而此日棍擢當前更不羨緼之為繡帛之為駉使人之袍而僅勝於敝者也
吾猶可以歌改作乃無何而煥然改觀矣念曩日之車裘空言僅託而此際輝
煌在望更不羨羔羊五絨羔羊五總彼何人哉則衣狐貉者夫衣者狐貉與者
亦必為狐貉在衣狐貉者並不願為豹袪之飾而何有於緼袍且不欲貽羔裘
之譏而何有於敷緼袍高貴者之遠人更甚於貧賤者之自遠而孰料其未嘗
遠也安得以我服之不稱而預為絕之抑衣者狐貉與者未必皆狐貉在衣狐
貉者意中有狐貉凡少遜於狐貉者皆緼袍也而况其為緼袍意中有所衣之

狐貉凡不如其所衣者皆散縕袍也。而况其為敝縕袍富貴者之不屑為同儕。貧賤者之自甘於獨而就意其不終獨也。安得以斯人之乍來而趨而避之。徒構一衣狐貉之境。其境猶虛懸擬一衣狐貉之人。其人安在。而茲固顯有所與矣。我而不樂有是與也。將輕此狐貉鄙此狐貉。而卒不能拒此狐貉。從衣者視若無狐貉。而與者早已覩狐貉。我方疏人人。若與我親。我方遠人人。偏與我近。而會逢其適。儼然與繪於目前。狐貉而為私居也。人將不知其為狐貉。狐貉而與友共也。人亦并忘其為狐貉。而茲之與者。則顯有所衣矣。我而樂有此與也。將重此狐貉。慕此狐貉。而卒不能共此狐貉。從與者視若無狐貉。而衣者則已有狐貉。來從何來。而不衣狐貉者亦來去不遽去。而不衣狐貉者亦不去。則內顧此身。何以自分於局外。與之立焉。不恥者誰哉。而由也遠矣。

與字直貫到立字。無立字則與字不明。題既截去立字。與字便難坐實。坐實與字非侵占立字。即隔斷立字矣。然題情題氣全在一與字。若將此字含糊。下文立字益覺難接。諸卷非占即隔。其或將與字置之不顧。尤不合題。此作恰是與字絕不混入立字。中消息微乎其微。非心細者不能知。非筆

爽者不能醒。問此題與未有府庫財同。是未了語。彼題未有字不註明。點此卻頻點與字。何也。曰。彼題若點出未有便不是。這個未有看去反雜。故不點為是。若此題與字自有點法。但便題界不益。題氣不走。明點題字原是正法。惟未有府庫財及何必讀書等題。正法斷不可用。不得不參之以變。即如此篇點與字處。非反面即虛位。一入正位便不能點。至將落下處始用正點之筆。只點一筆便落立字。即此可悟文法矣。且彼題篇中雖不點未有字。至篇末仍須點明。方免潰漏。非終不點也。特不可早點耳。文無定法。惟求其是。點出題字恰是此題點之可也。點出題字即非此題點之不可也。其所以總在審題。恰是此題。恰接下文有此靈思。若無此健筆。亦不能達。故有意尤不可無筆。後比參用場君作此文。中比數句妙在恰合佳義。如出一手。場君作絕佳。且屬散行。恐不善學者易入便宜一路。故從割愛。

夫如是

梁 綸

為課學者正其趨虛擬之而儼同實效矣夫必先有如是之禮義信乃有如是
 之敬服用情也上如是民烏能不如是哉若謂吾不意須所學者乃如彼其卑
 也極彼之學不過如老農已耳如老圃已耳使吾而亦如其人也吾幾不知天
 下之德業更有如何之卓卓者矣豈知度量相越固有什伯于萬於彼者懸而
 擬之正可切而指之也禮也義也信也上之所好是在是民之從所好以是凡為
 上者孰不當如是哉即未為上者又孰不當如是哉是非所操者狹所望者奢
 也民因是禮而敬因是義而服因是信而用情有是上不忠無是民其機之不
 爽有如是者是更非上以是感下不以其勢之不勞有如是者反乎是者每以是
 用情一如其信有是民必不負是上其勢之不勞有如是者反乎是者每以是
 為迂闊我自取威之術何必如是之好禮我自觀感之方何必如是之好
 義我自潛孚之道何必如是之好信究之上不施而上下之志荒民不以
 是應而民之志渙此反乎是者之所以不能如是也味乎是者每以是為難能
 我縱能守範圍民未必如是之敬我縱能知我度民未必如是之服我縱能戒

小題 正鵠

二集 截上下

五十二

子路

欺罔民未必如是之用情卒之民不如是上無如民何上不如是民亦無如上
何此味乎是皆之所以疑其不如是也世有不能如是之人斷無不能如是之
理虞夏商周之盛人雖往而治仍留居今日而思古昔其經綸不過如是也我
不如是偏執是以責民正惡民之能如是者且因我之不如是而令之不從無
他偽託乎是者不能如是勉強乎是者亦不能如是也而此之不言而喻不介
而字也已如是世無不可如是之理即無不可如是之人匡居坐論之地懼不
足而道有餘設一旦得乘謀猷其措施固應如是也求民如是偏舍是以自便
正恐民之樂如是者且因我之不如是而隱而不發無他徒慕乎是者不能如
是驟致乎是者亦不能如是也而茲則息息相通心心相印也竟如是彼老貴
能如是乎彼老圃能如是乎彼固民也改處於四方而待治者也須所學乃如
彼其卑哉

是字總承上文禮義信及敬服用情不將是字剔醒仍是上文之文且頻用
替代字眼並致迷悶不醒夕此作如是字旁見側出無義不悞而神氣復一
絲不走

不於身

李傳習

進物而念及身應亦悚然於身矣夫人各有身而負此身者又即此善養桐梓
者也嘗亦由桐梓而轉計於身乎嘗謂有生莫靈於人之靈其即在當體見
哉然無思而背之當體猶恐此中之相道已多謂其於他無所試則於此尚
有可辭也乃今之知所以養者其於拱把之桐梓亦斷彰明較著矣夫言養而
不先其爭勝焉者曰此亦其所旁及耳夫旁及者且如斯又何論夫正用者也
青備在鏡躬何堪分心於術業之末而吾初不禁其分心焉者曰此固其所偶
見之大偶見者且如斯正可觀其常然者也夫所謂常然而正用之者非身乎
則言身即桐梓而轉計乎其身且進觀養桐梓者之於身身有身而不可為參
天論地之身疇有身而不可為追聖軼賢之身一自隨波逐流幾於習焉而不
察矣而若或察矣彼其聰明所寄不已畧見一斑乎夫桐梓固其昭昭可披者
也事必引其所明由所明而遞焉之至於身則返躬內省或即此養桐梓者一
際之明所進而上焉未可知也孰有身而甘為自暴自棄之身孰有身而甘為

小題正鵠

二集 截上下

五十三

告子

可有可無之身一自氣拘物蔽幾至汨焉而若亡今而知不亡矣彼其精神所
運不已施無弗宜乎夫桐梓固其明明可驗者也事必因其所能由所能而遞
微之至於身則切已屬維當即此養桐梓者本然之能所推而暨焉是可券也
身之所關重矣哉不能定計於先必從他端以遞及而後一柵乃心曰吾之於
身視此為何如已為見事之遲矣然使至於身而祇為見事之遲也則且無暇
深苛也身之所係微矣哉有所警觸於懷遂因異事而同情以審厥指歸曰吾
之於身當作如是觀猶為取則不遠也大誠至於身而尚能取則不遠也則正
樂於參驗耳夫非知養之人哉至於身而知偏細也不可解矣

不脫上亦不衍上不侵下亦不隔下用意純在題巔至於二字圓神化作佛
頂光矣是正希文翰的派家誠吾從伯宿學能文晚歲泊然名利場以詩
酒自放其論文得先正衣鉢而又不落俗窠一孤稿多敬佚世亦鮮有知者
存此以見一斑

事齊乎

李慶公

一齊未足盡所事商所事而首及於齊焉夫滕所宜事者獨一齊也哉然齊固
非可不事者也公故首籌及之曰以小事大者人情之常此亦何煩商確哉而
勢不定於一尊則情遂難於專注從兩歧中而先定所從則言念東鄰已使人
沉吟而不能決矣今夫滕界於齊而又不僅界於齊者也不界於齊可以不事
齊既界於齊勢不得不事齊然界於齊而又不僅界於齊則不得不事齊而亦
不敢竟事齊謂齊不必事愚者亦知其計之非乃吾合大勢以計之覺齊不可
不事而又不可竟事也吾其如齊何也謂齊不當事即辭者亦無以持其說乃
吾操全局以籌之覺齊不宜不事而又不宜專事也吾其如事齊何也滕之臣
有議於朝而抒濟時之策者莫不曰齊自太公表海而後富強甲於諸侯其事
之便然而老成之輩持論不同彼主事齊之說者半不主事齊之說者亦半也
滕之士有議於野而出救患之謀者亦莫不曰齊自相公創霸以來餘威震於
殊俗其事之宜然而才智之人意見各別彼以事齊為是者固多即不以事齊
為是者亦多也夫事齊原欲以求福也而竊恐因以賈禍蓋滕止一滕而齊不

一齊心搖搖如懸旌。吾其能果於事齊乎。且事齊又欲以圖存也。而竊慮轉以速亡。蓋意中一齊。意外一齊。身俛俛其何之。吾又能果於不事齊乎。不事齊則齊必怒。齊怒而滕之疆宇必滅。夫滕則豈足當一齊之怒者。而敢於不事齊。專事齊則齊必喜。齊喜則滕之宗社可安。夫滕則豈僅恃一齊之喜者。而敢於專事齊。使無此齊。滕豈遂無所事。然事一齊而情可決者。事兩齊而情轉疑也。既有此齊。滕豈可別圖所事。然有一既事之齊而計已得。有一未事之齊而計又失也。事齊乎。其不事齊向事楚乎。

何句有下文在。而筆復矯拔。講下一提爭奇。扼要于手。雷同中得此醒快之筆。那不辟易萬夫。此最宜學步。

所以為蜚龍則善矣

顧悅崇

不盡善大賢者。若僅取其為人焉。夫孟子豈徒善於蜚龍哉。而自齊人言之。則以為其善僅在此耳。且代人謀而不求善策。是謂不忠。代人謀而全無善策。是謂不智。至於忠之至。而并使人得匡主以盡忠智之極。而并使人得潔身以成智。則其善策於他人。固不得謂其不忠不智也。特無如忠焉。譬焉。者之僅見於為人也。即如蜚龍之諫善矣。然而蜚龍非早能諫也。蜚龍之諫而去善矣。然而蜚龍亦非早能去也。則固有為蜚龍者也。非深明於盡忠補過之道者。且不知為臣之當諫。而豈能為蜚龍。非夙懷乎曠官尸位之羞者。且不知不職之當去。而又豈能為蜚龍。而不意其所以為蜚龍者。則竟若此也。此而謂為不善。則天下之為臣者。豈有不當諫者乎。蜚龍之不諫。大抵局當者。迷耳。然蜚龍雖迷。迷於當局。而為蜚龍者。所清於旁觀。則使蜚龍有慷慨敢言之節者。何啻身處蜚龍之地。而計之熟矣。此而謂為不善。則天下之為臣者。豈有不用而不當去者乎。蜚龍之不即去。大抵責己者昏耳。然蜚龍雖昏於責己。而為蜚龍者。猶明於責人。則使蜚龍有戮力而爭之義者。即令蜚龍善為身計。而亦何加矣。而吾轉為

蜚。龍。惜。矣。何。使。數。月。之。中。而。早。盡。其。士。師。之。道。則。亦。第。善。蜚。龍。耳。彼。為。蜚。龍。者。豈。能。分。蜚。龍。之。功。而。吾。又。為。為。者。蜚。龍。惜。矣。即。使。蜚。龍。之。善。而。盡。出。代。謀。之。人。則。亦。第。善。於。為。蜚。龍。耳。夫。為。蜚。龍。者。豈。遂。居。蜚。龍。之。美。且。蜚。龍。之。諫。雖。成。於。人。而。蜚。龍。之。去。實。出。諸。已。而。今。不。難。并。歸。諸。為。蜚。龍。者。以。成。其。善。於。為。蜚。龍。况。蜚。龍。之。諫。何。與。於。人。而。蜚。龍。之。去。更。何。與。於。人。而。今。且。不。必。盡。夸。其。為。蜚。龍。者。而。謂。並。不。善。於。為。蜚。龍。吾。何。忍。刻。責。夫。為。蜚。龍。者。而。必。求。其。盡。如。所。以。為。蜚。龍。也。吾。何。敢。薄。待。夫。為。蜚。龍。者。而。必。謂。不。盡。如。所。以。為。蜚。龍。也。吾。且。微。窺。夫。為。蜚。龍。者。而。不。得。不。僅。取。其。善。而。不。得。不。亟。取。其。為。蜚。龍。之。善。也。吾。且。微。窺。夫。為。蜚。龍。者。而。不。得。不。僅。取。其。為。蜚。龍。之。善。也。為。蜚。龍。則。善。矣。而。其。如。僅。善。為。人。何。哉。

手寫本題眼注下文其照下靈巧處極足開人穎悟原文小講微直今易之

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

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

鯨 鯨

有不負所誨者其人固亦僅矣蓋惟以心聽以志聽斯能不自奕秋也而豈意二人中僅有一人哉且天下有共此一業而能受其業者雖千百人如一人有勉受其業者雖不止一人或竟不得一人幸而得之者非徒然也受者惟恐失也而其人遂若離人而立於獨矣以奕秋誨二人此二人者孰不聽奕秋哉孰則惟奕秋之為聽哉誨之人有二誨之者之心則無二心惟欲其專志惟欲其致專與致一視乎人而自誨之者視之則統二人為一人也誨之者無二使誨者之心亦無二心無不欲其專志無不欲其致專與致各視其人而自使誨者視之則渾二人為一人也無他謂其聽也謂其以心聽以志聽即無不惟奕秋是聽也而孰意視之為一人者計之而亦僅得其一入哉同此心而心有獨專同此志而志有獨致契以神不契以貌雖誨者無偏同之人而受誨者竟若無並立之人也則能聽故也而孰意分之為兩人者合之而祇有一人哉其心同而其專也獨不同其志同而其致也獨不同有真詮斯有真契蓋誨者之意中非一人受誨者之意中實無二人也則誠聽故也此一人者非必於奕

秋獨厚也。人各有心，而宜專者豈獨一人？人各有志，而當致者豈獨一人？顧何以酬對一堂，始亦不覺其孰為專，孰為致。乃久之而專者自見，其專久之而致者自見。其致斯道原期並進，而矯矯者獨拔乎同類之中。若惟恐高材先得，獨力爭於當前者，此其人真不可無一矣。此一人者，非必為爽秋所重也。專非獨，專亦不足為一人，異致非獨致，亦不足為一人。奇顧何以致言其頡，初亦不知其何以專，何以致。乃有適足形其專者，而其人見有適足形其致，皆而其人益見託業，豈有殊途而諄諄者，乃祇操得半之數。若明知同道無多，獨力持於當境者，此其人固祇知有爽矣。斯時心不外馳，志無他用，即實告以鴻鵠之將至，而其人自不及聽者矣。即明告以弓繳之可射，而其人自不欲聽者矣。其如人之不一，何哉。

半面須見全神，但恐貪見全神，說來不止半面耳。文妙在用筆輕脫，蓋解其形則重行以氣，則輕泥其跡，則滯示以神，則脫神氣二字，須細參之。

子謂仲弓曰

王露雲

論有專為大賢發者，觀者微窺之焉。夫仲弓之賢，人所共知也，而特恐知而不
知也。故夫子特謂之，且吾黨奉聖人為依歸，莫不以其人雖賢，得夫子而名益
彰也。雖然，人而誠賢，縱當時湮沒千載，自有定評。吾子何必急急以表之，特慮
其人彰彰在耳目間，而卒與湮沒者等。此之不可不論也。吾黨有仲弓人之交
口議之也，非一日矣。吾不知人之論仲弓也，即仲弓以論仲弓乎，抑不即仲弓
以論仲弓乎。惟吾夫子不以斯人之愛憎，失在己之鑑衡，而眾惡必察之心，時
流露於論世知人之下，不以舉世之深文為千秋之定議，而有善必揚之意，早
相成於同堂聚首之餘。一口者環顧及門情，若有感而動言，若有為而宣，而實
未嘗明指其人自吾黨微窺之，而知其為仲弓發也。潛德克格，子於閔子有謂
矣。然稱孝友者，人言無間，是閔子尚字與論，而仲弓獨絕少賞言，不謂之而幽
光誰表也。无妄罹災，子於公冶長有謂矣。然拘縲縶者，罪有可原，是長尚可請
浮言而仲弓獨難逃物議，不謂之而公論何憑也。惟然而子之謂之也，吾黨蓋
微窺之矣。論人之不同也，不知其人而有待於謂之，與共知其人而猶有待於

小題正鵠

二集 虛昌

五十七

雍也

謂之謂同也。而所以謂之意不同。不知其人者。我第表其賢而已。足釋流俗之疑。共知其人者。我亟稱其賢。而終無以破庸愚之見也。夫子意雖注於仲弓。而言並未及於仲弓。而凡仲弓之賢。與仲弓之不得終沒其賢者。均可於言外見之。立言之不一也。謂一人而賢。不賢。專係乎其人。與謂一人而賢。不賢。係乎其人。謂一也。而所以謂之意不一。專係其人者。我第許其人。而其人賢。可共見。不專係其人者。我專論其人。而其人之賢。終未顯也。夫子雖言不及於仲弓。而意並不獨注於仲弓。而凡仲弓之為仲弓。與仲弓之終不失其為仲弓者。均可於言中會之。此夫子謂之之意。而吾黨微窺之者。也不然。于論聖中之子已耳。於仲弓何與者。

字字從下文倒影而出。清而矯醒而靈。原文前半近薄。改用柘作領題。及起比中比亦更易原本。

子曰直哉

李鍾韓

直有不容終湮。皆得聖言而直可信矣。夫夫子豈輕許人以直者。矧有不直安得謂之直。直哉之歎。信夫且有譽而即有試者。聖人之直也。願譽無不直。不能必所譽之皆直。譽不皆直。且深幸所譽之有直。直與直遇。而直若無待於譽矣。而直正不能不譽矣。子嘗以直望天下。而恍若有得也。曰天之所以與人者。非直也哉。直與剛有異。而非剛則直者。必撓。蓋剛則無欲能勝物。而不使物伸。直則無阿能事人。而不為人屈也。直與諒相因。苟不諒。則直難共。信蓋諒則心誠。不作偽。而善柔省屏。直則心正不徇私。而便僻難容也。直豈易言者哉。而吾竊思之。無論乞憐而與者。之不可為直也。即令有無不欺。而識者曰。此亦第鄉黨之直耳。夫鄉黨何可無直。而物既至。而舉堪順。應事無難。而不俟力爭。任斯人之取求。迭試一事。直則百事之直。皆因之。凡自好者。類然也。而何必驚其為直。無論懷羊。是證者。之不可為直也。即令忱悃相孚。而識者曰。此亦第家庭之直耳。夫家庭正賴有直。而依於理。而情可通。動乎天。而人不能阻。任事機之舛錯。難齊片念。直則萬念之直。悉應之。凡自愛者。類然也。而何必表其為直。此非吾

所謂直也。夫吾豈無所謂直哉。無故而與一直之思。有心者必凄然而增感。謂俗情之易曲。難直也。茲固明明得所謂直矣。時不必其有常。所恃為有常者。此直數不必其不變。所信為不變者。此直堅貞特立之操。不必求諒於生前而生前。要可共諒也。誰謂不求諒者之終於不諒哉。無端而發一直之歎。聞聲者且憤然而動容。以天下之枉多直少也。茲固明明觀所謂直矣。於此直而於彼。又直。歷彼此而不移者。固其直於始直。而於終仍直。合始終而其貫者亦其直。公正無私之素。豈復待白於身後。而身後正無不白也。誰謂不待白者之竟無所白哉。彼何人哉。蓋衛之良史也。邦之司直。吾且為史魚詠矣。

此題昌下而兼截下。夫子甫開口時。意中早有下文。口雖未言。神氣已動。作文原不得呆。疏題面但題至哉字而止。尚不知所指何人。所言何事。畧分析。卽已漏下一味。團團勢必隔下。惟不觸不背。乃此等題緊要法門。截下難。昌上尤難。蓋題氣雖隱。題面雖寬。但說來與下意無關。卽與題情不台。

君子所以異 存心也

程縉疇

異乎人者。異其心。可觀君子之所存矣。蓋心無異。而君子之心。非猶夫人之心也。謂非所存為異哉。且以一人矯衆人。矯之而不勝。固不服。矯之而勝。亦必爭人之氣。皆足以相加之。勢皆足以相敵之。智又皆足以相矜之。而何以此一人者。端端焉居人之中。復卓卓焉立人之上也。隨異矣。曷異乎。異乎人。自人而君子。自君子耳。夫君子固人中之一人也。使人中無君子。君子奚以異。使人皆君子。君子又奚以異。且入之所以為人者。心也。人人各具之心。非君子所獨增。人人共具之心。非君子所獨優。而君子獨矯然異者。何哉。且夫君子者。不立異者也。以二異為君子。則為僞君子。君子者。不好異者也。以好異為君子。則尤非君子。况異之途一開。必有以苟異為異者。襲其跡以混君子。異之名一立。必有以不異為異者。反其情以誣君子。不恃此也。人同此心。豈有能為君子而不樂為君子者。豈有不為君子而讓入為君子者。又豈有獨為君子。不願共為君子。沾沾焉於人之中。自命為君子者。果爾。則君子之心。隘矣。安有隘其心。而可為君子者。其心更私矣。安有私其心。而可為君子者。卽自以為異。人將笑其

異疑其異謂君子之爲君子。僅以異駭人也。且以異惑人也。亦奚取乎其異哉。噫。我知之矣。將謂其聰明異乎。君子猶夫人之耳目也。無以異也。將謂其持行異乎。君子猶夫人之手足也。無以異也。吾觀君子。若有不忍立異。而又不忍不異者。不故好異。而又不故不異者。一若恐人之外於人。而思所以範之。一若憫人之面於人。而思所以導之。一若見自暴之人。失其所爲。人自棄之人。忘其所爲。人而思所以啓悟之。其異也。非其異入異其心也。亦非異其心異其存心也。不異中之異。乃其所以異也。使人不異於君子。則人皆君子矣。使君子無異於人。則君子亦猶是人矣。君子豈自負爲君子哉。勿何嘗以矜爲君子哉。特自無所存心者。觀之則亦徒見君子之異於人。而終矣。知其所以異耳。

筆筆凌空故能昌下而不觸下。若以平實墨卷手爲之。非觸即背矣。纔要冒下便覺觸下。不敢觸下。卻又背下。背者固觸者亦觸。緣不得虛冒語氣也。散行文有二字訣。曰勢曰機。曰氣。每作一體。須就題審勢。而後文勢從之。大抵喜曲惡直。喜緊惡緩。喜圓惡方。喜凌空惡沾實。文勢既得。九貴氣機。足以運之。機動於天者也。氣即吾身之生氣。虛而待物者也。氣之發動處。便

是機一呼一吸。純任自然。遇他人平鋪直敘處。獨能將筆提起。他人意盡語竭處。獨能層出不窮。他人應接不暇處。獨能一筆了之。他人不能轉換處。獨能有意意外之筆。如天外飛來。如平地湧出。他人收勒不住處。獨能屹然而立。悠然而止。斯爲萬勝之師。

文勢如萬馬奔騰。然確能備合語氣。針對下文。所以審題特真。若徒襲其三排口疊之空腔。則假矣。散行文却離不得整鍊工夫。先輩多蕭散。疎落此須於古文求之。良難猝辨。且恐青眼難逢。反以孤高汗漫斥之。固不若從此尋入手之爲雅俗共賞也。俟枕藉功深。書味滿胸。則下筆自然入古。卽間用古文格調。亦不至孤高汗漫矣。散體文集中甚少。恐不善學者之流弊也。存此以備一格。

君子曰

李傳敏

君子於三反之後，即不得不形而有言焉。夫雖已至於三反，君子亦不屑與橫逆者辯也。然觀其終於橫逆，君子始有不能已於言者。今夫古人辭寡，躁人辭多，君子之不屑以言與天下相辯也久矣。顧不屑以言辯之於始者，究不得不以言辯之於終，非終之必欲辯也，亦仍欲以辯天下之所不辯者。藉天下以為發辯之端耳。如君子之自反，既能仁禮與忠矣，意斯時橫逆者必曰：君子之反於仁，吾愧焉。君子之反於禮，吾愈愧焉。則人之以言謝君子者，皆君子之以意告人者也。意斯時橫逆者必又曰：君子之忠於仁，吾感之。君子之忠於禮，吾愈感之。則人之以有言相勸勉者，皆君子之以無言相感通者也。而不意橫逆猶是也。君子於此將何以為言乎？將暴其心與橫逆者相辯曰：我為爾仁，我為爾禮，我為爾忠，其意亦可無慙於天下而橫逆者必曰：彼平日所以博寬厚長者之名，皆欲冒仁禮與忠之說以濟一時之窮，設遇處其通此心亦不知何往矣。不然何以暴其心與吾相辯也？而辯之者乃窮於辭而無以相詰，將反其道與橫逆者相爭曰：吾自今不仁於爾，吾自今不禮於爾，吾自今不忠於爾，其事亦

非大遠於人情而橫逆者必更曰彼曠昔所以用退然不勝之術皆原於不仁不禮不忠之尤以應猝然之變設機應以嘗此人亦殊覺難測矣不然何忽反其道與吾相爭也而爭之者乃屈於理而無以自伸至此將何以爲言哉然而君子不能已於言者何也蓋以吾道之行使若輩洗心而革而豈非人道可回之機而顧勃谿不祥如是也誰實司其黜導之權而使覆載生成之憾終無一人焉可以振其憤而啓其聾此亦戾氣乘之而出於不覺也雖欲不言焉而有所不忍也即吾道之廢使若輩終不洗心而革面亦豈我生可已之責而顧化導皆窮如是也誰堪告吾悲憫之懷而使鬻凌詭詐之習終無一日焉可以反其顏而訂其愚此亦寬以俟之而存而不論也雖欲明言焉而愈有所不忍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矣吁自世有妄人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也

此節下直接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可見妄人禽獸之說不是刻明罵人正是透入憂字骨裏必如後二比方打得憂字通并打得本節通前路從旁面對面翻八亦虛題展局定法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鮑康

四人以爲教非一端可盡也大教一也而所以教者不一非深得君子之教者烏知其有五哉且天下競言教矣謂可以教一人即可以教千萬人勢必不問其爲千萬人而以教一人者慨繩之非善立教者也善教者不强人以從吾教要使教焉而不虛所教未教而儼同已教而澤之及於人者廣矣而術之操於己者乃不厭其多矣然則合斯世以甄鞠教原無類納斯人於模範教更無窮夫不有所以教者哉使虛懸一格以示人曰若者求吾教若者勿求吾教吾恐欣然從者少退然阻者多矣舉上告以例中人識者譏其途之已隘也使堅持一說以語人曰如是則屑教不如是則不屑教吾恐近者已羣然疑遠者更渺然隔矣嗚呼羣倫以歸一致學者病其量之未宏也果孰知所以教者哉吾思君子人品之不齊也賴教以齊之而其初則自不齊始非故別其差等也已至其境君子不以所素及者限人未至其境君子不以所難教者強人且未至者非終不可至君子更不以一於教者阻人井井乎其不可素也而君子之教諒焉矣人心之不一也施教以一之而其端則自不一始非故區其畛域也可教者

方教君子不濫施其教。當教者必教。君子不稍吝其教。且未教者無不可以教。君子又不自知其所以教。恢恢乎其無不容也。而君子之教備焉矣。約舉其要。蓋有五焉。資稟之懸殊。天限之君子。要不可忍限之。必人人不負乎天。而君子之心始慚。該之以五俾見君子者。謂君子獨厚於我。卽不見君子者。亦謂君子不薄乎我。當其教澤涵濡。而人敢外君子之道。豈知其所。以教者固約而能該哉。趨向之勿端。人棄之君子初不忍棄之。必人人自完其人。而君子之心乃暢備。之以五俾能爲君子者。謂君子恥獨爲君子。卽不遽爲君子者。亦信君子之欲其爲君子。當其教思周浹。盡人可爲君子之徒。豈知其所以教者固合而大備哉。試詳言之。而後知君子之大也。

冒下題切忌太露。卻又不可不醒一落形迹。占實固露翻空亦露。攝得消息。明說固醒。渾說亦醒。醒而不露。冒下之能事畢矣。問文貴確切。題有五字。文卻渾瀉大意。尙係四字。六字安見不好移用。曰凡理題文字其確切與否。總以題理律之。不得僅寫題。而此題五字之理。須從下文五項體會出來。不必結滯五字。卻是五字之所以然。此便是確切者。該計五字不能槪氣滿紙。

且非孟子立言之意。故五字描畫不得。渲染不得。核算不得。有一於此。便是俗手。凡虛冒題有數目字者。皆作如是觀。

此題人笨手不知有許多寬皮大話。與下文總不關痛癢。須看他真切初人。題處路評精確。發前人所未發。須玩之。中比用胡作易其收處。

此之謂大丈夫

鮑康

有所以為大丈夫者非時人所及知也夫戰國時之大丈夫孟子一人而已明
 其所謂大彼大儀術者不爽然失哉意曰吾竊怪子之大儀術者甚無謂也太
 以勢分此謂庸才大以權謀此謂私智人人爭奉以隆名而我不取也夫古今
 來立大節成大功者乃如彼哉亦淺之乎視丈夫矣不往不移不屈得志如此
 不得志亦如此此其居非人之所能居也此其位非人之所能立也此其道非
 人之所能行也此何人哉有稱丈夫之名而不成丈夫者炫一時之耳目無識
 者稱之有識者獨鄙之庸人而偶成大業其中藏固依然淺也謂之為賤丈夫
 可也有讓丈夫之迹而不得為丈夫者權一日之聲名慕之者固多笑之者亦
 不少匹夫而適當大任其所見固依然卑也謂之為小丈夫可也又夫豈易言
 哉夫阿諛苟容者非丈夫斯倜儻非常者凡丈夫竊權慕勢者非丈夫斯守先
 待後者為丈夫庸人之毀譽何常即心迹光明猶有不虞之指簡而究其恢宏
 之度無論毀者不知即譽者亦不知朝秦暮楚之時慨然以伊周自命此豈當
 世所謂賢豪哉景行在望吾蓋於向友時知或遇之列國之見聞互異紛風塵

小題正鵠

二集

結上

六十四

滕文

落真仍多當路之欽承而究其蘊蓄之深無論聞者莫測即見者亦莫測廣廈
細旃之士隱然以師保自居此豈今人所謂智勇哉芳徽可接子盍於流俗外
加意求之大哉丈夫非此之謂而誰謂乎大丈夫而得志也天下仰之而大不
爲之稍加極物類之紛紜驗諸貌躬而皆備并田自此復學校自此興七國之
干戈自此定而所性不存焉夫其志以端向往初不知勢位爲榮大其量以納
羣流並不藉勳名自重足乎內者輕乎外有爲之丈夫如此固利之丈夫惡能
如此也彼奔走形勢者不且對之而懷愁哉大丈夫而不得志也天下輕之而
大不因之稍損任世情之機變應以方寸而有餘邪說由此息誠行由此消萬
世之人心由此正而其氣無虧焉才大而不逞其才羣才不得以角勝學大而
不誇其學異學不得而爭鳴軼乎今者進乎古豈意之丈夫如此悻悻之丈夫
安能如此也彼誇耀凡庸者不將聞之而色阻哉不然蓋天下皆丈夫盡天下
之妾婦皆丈夫矣獨儀衛也與哉

此字總括上文八句實際全在上文作文不可不承上但不可順承且順承
一筆便是連上再多便是衍士總而言之曰混上明承固混暗承亦復逐項

分承固混即渾括一切說到本題亦混試看此文有一筆混八上文否有一
筆隔斷上文否不混不隔方是此六字題文 凡領上以少爲貴此定法也
此題上文八句句句要緊若逐句領之未免太多若有章要少未免掛漏諸
卷有失之過多者有不見上文一字全無著落者有顧此遺彼者又有云自
廣居以至威武不屈自謂算一筆總賬不知大非文法且傷文體又有因其
難領索性將上文置之不管卻不思此字竟如何安放且題係緊承上八句
說下若無上八句安有本題直是隔斷題氣總之作文要審題氣尤須認題
脈上文乃題脈也作者心地之明暗手法之巧拙但觀項下數句即可概見
好手遇此處一字不敢輕下一筆不敢放鬆此文領脈處將上文嵌八此字
內最有手法凡題有此字是字者實際總在上文務必於項下將此字是字
安放妥貼以下便用此字是字截清題界省得糾纏上文此定法也此處不
出以後難出矣 文忌落套一描畫便落套矣大凡題句題字之不常見者
人音其難切每思躲避能于卻不肯放鬆題句題字之常見者人喜其易爲
爭就便宜能手卻不屑描畫題中此之謂三字四書中不知凡幾至何謂所

謂可謂斯可謂更不知凡幾若就此敷衍必無佳文
考卷之輕墨卷之重文死兼之至法律精細更無一字輕下

非不說子之道

張江

不甘居於不說者若恐以不說見斤焉夫道固貴乎說然未有責求以不說者
而何急急以自辨為耶想其意曰今學者莫患乎心與事不相屬也然吾謂學
之所患又不盡在於心與事不屬天下固有獨至之情積日累月而終莫之或
諒者如求之從事於道有年也子之所明知也高高者如彼而買買者如此道
固尚為子之道而於求無裨也在子豈不諄諄然而見責深深者如彼而味
者如此求倘自為求而於子之道無得也在旁觀豈不竊竊然而生疑則得毋
曰求之於道其尚有不說者情乎然而求竊自返矣見為高也而避之則鑿
之私沮於方寸求也避其高哉人豈不自知企焉仰焉出其神明以與斯道相
尋當其遙而望之稍有得焉雖紛華不以易也求亦私覺此時之情之太辟矣
見為深也而苦之則浮慕之情託於形迹求也苦其深哉人豈可自欺詭焉游
焉情其智慮以與斯道相八當其進而窺之稍有會焉雖瞬息不能待也求亦
甚覺此中之美不可量矣未之說也而函丈相隨謬自說遁者則可云自絕於
子也夫道而在子天下豈猶有超乎子者而願自絕焉而不說耶以求為不說

非特誣求亦且誣子矣故論其迹已蹈不說之名表其心難居不說之實也願
爲子別白之也未之說也而大道當前茫然無據者則可云自外於道也夫子
之爲道天下亦誰敢越乎道者而顧自外焉而不說用以求爲不說非特誣求
亦且誣道矣故課以非不說道之故求固不敢居功責以真不說道之德求實
不甘任過也還願爲求剖辨之也非不說子之道其如力之不足何耶
倒鈞力不足在前故能使非不二字飛舞而出得手在起二比頃有子駿先
生筆意其來無端口氣便軟總是先有力不足一層推諉見解故突口說出
此句所以爲畫倒從力不足轉入非不字不肯作說子之道一語令下文可
直接并不作轉語是相題入微處 原文後比稍薄爲增潤之

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高教

人有分技則亦有分心矣夫傷人與不傷人仁不仁豈可同日語哉然其如矢
函之分技何且夫不變者心也必變者業也必變之業守以不變之心而業乃
有主不變之心擾以必變之業而心轉無權迨至品以業殊心以品殊而隱微
幽獨之間遂有各不相侔者焉即如欲傷人而後有矢有矢而遂有矢人欲不
傷人而後有函有函而遂有函人顧第曰矢人爲矢函人爲函則猶未得矢函
之實而深也矢函之心也是豈足以論矢人是豈足以論函人業乎矢則爲矢
矢不工於矢何以稱爲矢則舍矢未必其如破方且資笑於函人業乎函則爲
函函不工於函何以稱爲函則棄甲未免其於思方且竊笑於矢人而矢人則
曰吾今有以善吾矢矣以吾之矢傷人之函必窮天下之函而我之矢始精必
穿天下之函而我之矢始銳必盡殺天下之函而我之矢始神而函人則曰吾
今有以善吾函矣以我之函傷人之矢必去天下之矢而我之函始固必拂天
下之矢而我之函始堅必盡折天下之矢而我之函始貴矢人曰汝拙爲函以
利吾矢函人不能函人曰汝拙爲矢以利吾函矢人亦不能矢人與函人固不

相爲謀者也。而天下之人已受其利害矣。以必傷人之矢遇函。則函人之技窮。以必不傷人之函遇矢。則矢人之技亦窮。矢人與函人。又相爲必勝者也。而天下之人已係其存亡矣。假令矢人與函人遇。則必彼之矢不如我之矢。而我之心始快。而何畏於函。假令函人與函人較。則必彼之函不敵我之函。而函人之心始寬。而豈畏於矢。假令始爲矢人。繼爲函人。則向者傷人之心。未必不轉而爲不傷人。假令既爲函人。兼爲矢人。則頃者不傷人之心。未必不轉而爲傷人。謂矢人無不傷人之心。不可也。謂函人無傷人之心。不可也。謂矢人先有傷人之心。而後爲矢。不可也。謂函人先有不傷人之心。而後爲函。不可也。矢者徇於矢。函者徇於函。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術有以致之也。以慎字爲骨。以術字爲端。以矢函爲引子。於題意不隔。礙於題面。不呆。諄有轉皆靈。無思不傳。中比用明文。邱光麟作。合此二藝。題之思路。乃盡。

夫子哂之

也必英

聖人哂爾之對。諸賢之所屬目也。蓋一人方對而衆人之目視夫子矣。子路之率爾者。哂之也。且吾黨於聖人。動靜之容。皆其所默而窺之。擬議而不能盡之者也。乃當函丈從容之會。俾學者得自質其生平。則一頓笑間。而聖人之深旨。寓焉。更不容畧。而弗誌矣。有勇知方。由所以應人知者。如是乎。在子路。素懷欲吐。自不復矚。矚於師友之前。而既畢其辭。則仰面而觀夫子之色。者。情之所必至也。在吾黨。精與心期。亦無容疑信於聞言之下。而已發其端。則注目而瞻。夫子之容者。勢之所不免也。但見由率爾而道之。子穆然而聽之。色甚壯也。而俄傾之間。少易其致。由率爾而出之。子悠然而入之。容甚和也。而須臾之際。旋改其初。今夫反唇而爲譏解。頤而爲笑。當其口容微動。尚莫必其用意之何屬。而眉宇之際。自有不能揜者。則夫子於斯。乃共覺其近於笑焉。爾若夫。懌於中而正用之。拂於懷而反用之。卽其同一啓齒。或不勝情。攻之懸殊。而氣象之間。亦有不難知者。則夫子於斯。固不必其有所拂焉。爾蓋以爲哂之云。其哂也。承長者之命。而輟業者。咸見之。苟非輟業以俟。則將不見也。然而一室周旋。有聽

馬而不煩傾耳有視焉而不待凝眸不過一俯仰間而聖人之神明共覘其概其晒也籌用世之畧而有心者竊志之苟非有心於世則不必志也然而同人應對子無所示意而不敢不前子有所示象而不敢不慎蓋不待於次第畢而聖人之色笑莫忽其微是故求赤之對不越次而詞愈謙鼓瑟之點獨見與而意未安者皆以晒之之故也夫夫子豈笑由之言浮於實也哉

看題須骨節靈通如夫子溫良恭儉讓從邦君心目中看出諫行言聽至收其田里是君邊事須從臣邊看出去三年不反是臣邊事須從君邊看出他如臨之以莊舉直錯諸枉慎終追遠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等類感應題皆從民心目中看出下截消息即從上截打通所謂緊一步也記事題由此篇推之如三子者出即從曾皙心目中看出曾子曰唯從門人心目中看出及階及席皆坐杖者出將命者出戶俱從夫子心目中看出八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二句從孟子心目中看出孟子不與右師言即從右師心目中看出舜爲法於天下二句即從終身之憂君子心目中看出必如此方骨節靈通此類多聊舉一二以當發

管氏而知禮 大師樂日

張錚

齊大夫不知禮魯伶官可語樂焉夫惟知禮者乃可言樂仲既不知夫禮矣尙何有於樂哉子故以樂語魯大師也夫嘗思禮以辨分樂以達情先王之制也故齊表東海魯稱宗邦莫不彬彬乎有禮樂焉乃流傳日久功高者既多僭越之嫌典守者亦昧聲音之道大聖人身爲禮樂之宗所由嚴面斥之而明以詔之也如塞門反坫非邦君禮耶夫禮固與樂相維繫者也吾嘗考魯穆叔如晉吾侯享之太師奏肆夏之三不拜歌文王之三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是魯之大夫猶能卽樂以明禮矣况管子天下才而竟至于大典以取戾耶而猶曰管氏知禮也則魯之舞八佾者亦可曰知禮矣何也舞佾於庭猶塞門之大夫也而何獨管氏知禮則魯之歌雍詩者亦可曰知禮矣何也歌雍於堂猶反坫於私室也而何但管氏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甚哉其不知禮也且夫制禮與作樂同源而亦樂淑與禮陶互用管氏既不知夫禮矣則凡管絃鐘鼓夔擊鳴球以象功德昭至治者又烏能知之吾知塞門樹則賓八而清廟亦可以歌反坫設則爵獻而象武亦可以奏甚至彤弓湛露以及蓼蕭諸詩天子之所以

享元侯者亦無不可作矣。尚何僭禮之不可僭樂哉。尚何不可言禮之猶可與言樂哉。子所爲以不知禮斥管氏而慨然以樂語魯太師也。魯號秉禮之國而三家僭竊羣廟皆禘其於知禮何有哉。語魯以樂殆欲以正樂者明魯卑之禮而使人知禮之不可不知也。師爲典樂之官而魯樂僭亂羣伶效用其不知禮抑又甚矣。語師以樂殆欲以正樂者嚴上下之禮而使人知禮樂之俱不可紊也。然則以樂語太師不與以不知禮斥管氏者同一意也哉。夫以管氏之功不可謂不高而於先王禮樂之經顧昧昧若此。轉不若守官之柱史執籥之伶工如太師其人者猶可與之窮明備之旨。則信乎周禮之盡在魯而齊魯至道之難易各殊也。迨樂正而太師適齊聞管氏軼事有所謂塞門反坫者當必歎吾夫子管氏知禮孰不知禮之說爲至當云。

先輩搭題俱以古文行之名場之文難俸此境便以靈敏醒快氣勢遒健爲佳。破承起講宜融洽爽朗忌牽強冗長鈞渡晚宜捷便尤宜一氣追送到底忌斷續不貫總以反振爲得勢上下正面宜映帶否則縱極佳亦是閒話此題合時者頗少茲就此作刪潤之以備整格之式。

不敢嘗厥災

唐永飛

以不敢者愛其身可推諸厥災時矣。夫不嘗未達之藥所以愛其身也。然豈僅愛其身哉。君於厥災時觀之且自曰聖賢皆善於保身者良以能祛一身之災然後可以祛萬物之災也。顧災係於身身爲主而易備而災係於物物所司而難防故雖能使一身之無災而究不能必物之無災焉。如子既不達康子之藥矣夫藥之治病猶水之救火也必達而嘗焉斯不至若火之餘燄攸灼而斂弗其絕也否則藥有未及將如以杯水而救車薪之火矣甚或助病爲殃且如抱薪救火而燎之方揚不可嚮邇不可撲滅矣而謂夫子敢爾耶以爲身有疾未必爲災也自輕於嘗藥而災乃大矣安得不等於火烈之可畏。卽疾或爲災亦災之微者耳自誤於嘗藥而災乃大矣安得不防乎不戒之自焚以不敢告康子其保身有獨至者且夫夫子保身之意亦大可用矣。惟是意以保王室則庭燎常輝而烽燧可不復舉也。推是意以保魯宇則桓僖不火而公宮可以無恙也。推是意以保列邦之攸居則宋衛陳鄭不至同日而火而大庭氏之庫不必登也。豈若秦人之焚舟乎豈若楚人之焚廩乎豈若曹焚僂負羈之宮而齊焚

由池之竹木乎。然則不敢嘗之一念，人皆宜奉以祛其災而庇其身矣。奈何親炙聖人，為處守者，竟不慎於所防，而以廐焚告也。入必不敢偶疎典守，而後可無意外之虞。廐豈徒廐乎？而炎炎弗絕，胡乃等鳥焚其巢，人必不敢玩視管炎，而後可弭相因之患。廐豈徒是在廐者乎？而烈烈羣驚，胡竟等旅焚其次。噫！其堪令素無敢心之夫子見耶？蓋子之自愛其身，已舉天下後世而並愛之矣。况附廐而救火者，而敢輕於嘗試耶？退朝有言，謂祝融回祿，發吾子不敢嘗之隱也。可。

無情搭最宜自然，切忌牽強。爽快便切，忌寬緩。要旺相切，忌平省。要爽朗切，忌冗長。文小講極，自然鈞極，快便渡極，旺相通體，用筆復極，爽朗可為楷式。原係二作，今合之，乃成美備。原本下正面起處，太牽強，今易之。

堯舜與人同，且齊人有一妻一妾。

路慎輿

二帝為人倫之至，齊人亦有夫婦之倫焉。夫堯舜且不異人，齊王何疑孟子也？彼有妻妾之齊人，其有也亦無足異耳。且聖人者，人倫之至也。上而君臣，下而夫婦，惟聖人能盡之，自人不能盡其倫。反有疑於聖，豈知古今聖凡，初無稍別。則既舉盡君道，盡臣道者，以明之，而聖賢立君臣之極，庸流亦自有夫婦之倫矣。孟子以無異答諸子，儲子齊相，也不能言孟子於王以順為正，妾婦之道也。王齊王也不能用孟子於朝以職為事，妾婦之行也。不知孟子安知堯舜哉？而孟子之舉堯舜也，何故獨是堯舜亦似有異焉者？昔帝嚳有四妃，陳豐氏女曰愛都，土四月生堯堯之生，即不與人同。及傳位於舜，舜德業與堯舜益握，登誕育而後，英皇釐降以來，皆嘖嘖焉。而異之不知堯舜所知，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堯舜所行，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豈與人遠者？觀堯舜之與人同，可無異乎？堯舜又何異乎？孟子且夫言稱堯舜，固齊王所樂聞也。昔顏淵鄉以堯三輔，舜七友答，宣王王令食太牢，妻子衣服麗都，何嘗不慕堯舜者，惜也。陽慕之而陰謝之耳。當年之六夫人，號稱內嬖，今日之七孺子，要

結大臣宮闈之分不正九族何由而親嫡庶之辨不明五與何由而敘自伏羲始制嫁娶其後帝者之化實由此推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也然則堯舜之道即謂造端乎夫婦可矣吾竊思夫齊人竊思夫有妻妾之齊人齊太岳之後也其先為堯之四岳自敬仲奔齊遂有齊國是昔之齊乃堯臣今之齊即舜裔祖述堯舜於齊有厚望焉使齊人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為善者非即舜之徒耶况齊國之王好色成疾孟子以古公進之齊國之上與妻借隱孟子以伯夷正之威臣之義萬化所基希聖希賢將於是乎在一妻一妾曾何足以病齊人哉周制天子八十一御妻諸侯一聘九女至戰國侯王後宮且動以千計豈知堯散宜之娶不聞再益他人舜三妃之從其說猶為無據以廢酒肉之齊人而有一妻一妾蓋食色中人耳天下未有食色之人而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豈惟齊人然哉

人人所讀之書一經運用便如天造地設蓋純從思路想出而筆力又足以舉之若非胸有鐔鑑亦必不能指揮如意故有書尤貴有筆

則四方之民禮

柴俞廷

徵民於四方可先驗其急需之物也夫四方甚遠也乃民之感於禮義信而已頂為謀矣欲驗民情盍觀諸禮且民情至感乎之後其相維相繫於性情中者固無階乎物之維繫者也顧無形之維繫驗諸民而有形之維繫需諸物惟民有同然之情故民之樂於會歸者不容以疆域限焉惟物有各適之用故物之宜於束縛者不惟以縶縶為焉如上好禮義信而民之敬服用情如是是無異垂席之治也是無異端冕之盛也是無異繡黻太平之景象也幸生其國者亦孰不佩服深之而衽席登之哉無已請更廣之四方之民則見夫引領而望者有之則見夫盍簪而慶者有之則見夫聯袂以行裘裳而思者亦有之故無論禪禱者東方之民縵屨者南方之民襜褕統絛者西方北方之民而編屨之衆羅致之矣宇宙之大囊括之矣書曰光被四表又曰文命敷於四海古大人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其道舉不外此且夫四方亦綦遠矣四方之民又不皆約束乎禮也而好禮則冠裳之體尊不皆被服乎義也而好義則紀綱之事肅不皆繫屬乎信也而好信則編緯之化神是故土之以青衿刺者且欲約束乎禮也

以同袍。譏者且皆被服平義也。以虛車飾者且知繫屬乎信也。豈無田里敝履棄之。豈無桑梓投袂去之。第見亟亟焉若出疆之必載簪者而為之預其謀。若卒歲之恐無衣者而為之備其用。是果何物哉。則有如襪者是嘗者。襪微物也。其長不過丈二。其廣不過八寸。何足以驗民情哉。然而襪者絡也。必有不可不絡者在。而因有取乎襪者。襪也。必有不可不襪者。存而因有藉乎襪。故裹襪糧者。囊橐而囊橐不若襪之尤急也。蔽風雨者。簑笠而簑笠不若襪之尤要也。為寒暑之謀。信宿之計者。衣服必備。衾枕必需。而俱不若襪之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是襪也。其果何所需乎。民則曰。吾將負吾子。以往他方。適遐方也。此題若空衍上截。便是閒話。交得法在。詮上截處。開口便掩映。離字絕不另起。爐竈是之謂快。是之謂緊。至掩映處。俱從心源想出。尤為冰雪聰明。

原思為之幸 為費幸

柏謙

聖人幸猶者異於權臣之屈大賢也。夫孔門多材。何獨幸原思而授之粟。知思必有與諸賢並者。彼季氏何人。乃欲以費宰辱閔子哉。且聖門多材。而而不為聖人用。惜矣。不用於聖人。而用於權門。抑又惜矣。乃有時聖人所簡拔者。偏優介士。而權門所羅致者。并及大賢。是可以觀吾黨之遇焉。昔者冉求有五秉。繼富一事。求固嘗為季氏宰。以聚斂聞。取財傷廉。用財傷惠。皆不可以厲官。方欲得良有司。其在清潔自守之士乎。願夫子不稱許人以仕者也。仲由嘗使子羔為費宰。而子甚非之。誠以宰一邑。與宰百乘。均未可以易言也。乃自子為司寇。攝相事。獨舉原思。幸之則豈思也。貧以祿養。寓周急意乎。抑豈能授官。思誠無愧於為宰也。宰有常祿。故九百之策。禁其辭兼。廣其意思。誠足為夫子宰。而大異冉求之為季氏宰。與然冉氏之宰於季者。不獨求也。仲弓亦嘗為之。夫仲不以父之不賢。隱其賢。子所稱為駢角者也。山川可薦。乃亦以一宰小就耶。且仲弓非與顏子。閔子同居。德行之科者哉。聖門中。惟顏子尤不可及。且簞瓢陋巷。貧固甚於原思。克復功深。詣獨優於吾黨。夫子嘗謂曰。使爾多財。吾為

爾宰其心悅之若此誠以不違仁之回德行中所首推非其餘政事言語之材
可等類也願天下亦急需材矣若由若賜若求所謂可使從政者為其日月
至焉也而為果為達為藝從政何有者以其皆可用之材也夫子歷歷為季氏
言之宜於三子必將擇而取之矣而季意別有在也意益在閔子騫而使為費
宰云夫閔子者孝友素著鄰里鄉黨無間言其行誼伯仲於顏冉而特出於子
路子貢冉有之上以視獨介之原思又何如也乃思為夫子宰猶不願受祿而
詣肯為權門効奔走使令耶今以閔子之賢欲令受季之爵食季之祿此為
原思所不為而謂閔子為之乎

議論筆力波瀾裁剪無一不備而氣息尤近古文

則使易也 惠則足以使人

徐運對

易使亦由於學道而使人者當溥其惠矣夫使何以易道之所在有足以使之
者也彼行惠之仁人不可驗民之易使乎故繼恭寬信敏之效而及之且觀大
雅之詩自民勞而一變蓋周室東遷以來所以使人之故不堪問矣願下為上
使明其分別趨赴惟勤上之使下推其恩則感字倍捷本此道以治春秋之天
下則勞而不怨者無非以佚道使民而已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必教小人以學
道何哉蓋君子使人者也小人使於人者也古之君子養民以惠亦使民以義
會學道之餘猶有哀我憚人小東致怨者乎其易使也有必然者獨是民曰易
使必我有足以使之者而後見其易也吾觀周之王也子來效媚化起西京孔
遜興歌政行南國迄今數百年後而其風懿矣誰使我夫子據懷舊之蓄念發
思古之幽情者其惟偃乎其惟偃之言乎武城雖小化魯為東周可也二三子
其知之乎且以易使之小人而得之武城亦罕觀矣武城魯嚴邑也其掩邾
師禦齊戰民風強悍與屢辟之費同一日易使如此吾知龜蒙鳧繹問奔走借
來同我太平甘棠之澤流萑楚之怨泯文武成康之治復見於今日夫子必將

小題 正鵠 二集 長搭 七十四 陽貨

曰吾門有偃吾道東矣其言仁人之言也其政仁人之政也如有用我者由其道以仁天下足矣豈區區小惠云爾哉雖然惠為使人之道回與恭寬信敏合以行吾仁者也故孔子因子張之問仁而終舉其效曰足以使人夫惠非為使人地也而使人之道終必由之是故恭之中有惠則徭役不致煩興而經營成於不日矣惠則公旬之令紆矣信與敏之中有惠則徭役不致煩興而經營成於不日矣昔我周公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民大和會此道得也何尼山一老俵傳無之徒得與二三子坐論一堂也哉雖然難與為仁者子張也其於使人之道不知能身體而力行之否言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由也雖然於公山弗擾之召亦以禮樂之教不足以化凶人耳他日治蒲三善夫子亟稱之蓋猶有易使之風二以議論為穿插有東雲出鱗西雲露瓜之妙此等題正宗

星辰繫焉 龍巖

關槐

有與日月並繫者推之水而得介物焉夫星辰隨日月以經天是即同覆萬物者也由地與山而推之水龍巖不先可舉乎且自分星則分野而凡屬名山豆浸無不在經緯中詎惟是元武七星下統介族哉顧椿纏次於宮際列宿自克繼東西之照而湖神奇於滄浩互物早得應風雨之鳴誠為觀察乎其間而馮相有司豈轉味漁師有取耶天之無窮既駭之日月已是不特影浴咸池舒疾協驥驟之步氣鍾澤國盈虛通蚌蛤之精即彼隨月而浮向日而吐者何莫非負陰抱陽依其未光乎然而日之所生即為星月與日會又為辰則觀天文者盍進徵諸星辰今夫星辰之所及亦廣矣日出而啓明遠耀月生而昂座聯輝其分主五嶽也則有若泰山金雞西嶽玉羊者其下應四瀆也則有若天津通海析木通河者而且極其變有墜為土石者焉有墜為草木者焉墜為鳥獸與金鐵者焉怪怪奇奇莫可名狀又豈獨元枵之次號天龍金星之感成白鼉也乎而要皆與日月繫於天用以下覆萬物者也顧吾聞之維星絕樞星散其變主地動幾疑天能覆物地不能載物然觀嵩華泰岱靜鎮一方曾不聞藉巨鼈

之負而河清海晏。靈龜且得出沒於其中。則自燧人氏仰斗極以宅地。而其載之振之者。誠不異星辰。亘萬古矣。夫地承天以行義。而為之輔者。厥惟山。是故龜山分洞庭之支。鼉石列詞條之國。且不具論。第念瑤林瑞獸。以及五彭金井。諸所產。或感於鎮星之精。或結自太白之氣。廣矣大矣。生生不窮。此真山之所以為宣歙。而吾謂山下出泉。其浩翰不可測者。亦即經星辰而興者也。試先以龜鼉論。夫體不必散。自瑤光而脂。可燃皮可取。愛之者。或珍同寶。藏安首。不必戴天七宿。而虎可嚙。龜可蹈。長之者。謂猛獸禽獸矣。因想聲能振樹。豈不肆虐於長林。豐草之間。駕且成梁。亦曾載物於嶽色河聲之內。而况圓穹比象。龜迎朔望。以呈形。五夜長鳴。籠合香。更而誠雨。又何怪左顧辰宿。石盼星垣。而服日月之精華。以相適於天章之燦爛乎哉。至於麟蟲三百六十。而有為之長者。魚滿三千六百。而有率以飛者。必其上應角木之星。房之宿。當還問諸水濱。博物志耶。搜神記耶。太平廣記耶。如入瑯環福地。中目不暇給。典博極矣。然効以思力。筆力運之。故不板滯。

信以成之君子哉

董道淳

有所以成其義者。而君子有真矣。夫無信則禮與孫偽。而義亦偽矣。君子亦偽矣。有以成之。非君子之實哉。且天下斷無自欺而可為君子者。非必無所守。無所為也。正恐欺其所守。欺其所為。將無往不用其欺。而守為俱不可問。惟以不自欺者。堅守為之力。而後所守者。見所為者。見即此不敢失所守。變所為之心。亦無不見。君子之於義。既行以禮矣。非彬彬之君子哉。又出以孫矣。非謙謙之君子哉。至此而為之質者。殆將成矣。雖然猶慮其未信也。信以禮而彰。讓之稱。惇叙是也。君子之進德。則有不疑於行者。未制事先糾心。矢志無他。任義之常。變經權而不撓。其宰信。即孫而寓典之贊。允恭是也。君子之主忠。則有不苟於出者。未觀人先課己。宅心無偽。極義之精。組鉅細而必盡。其誠信以成之。禮於是乎。非飾矣。孫於是乎。非虛矣。誠哉其義。以為質也。而能之者。誰哉。豈無信而失之愚者。愚則昧乎禮。將并其所以行所出者。而亦昧之。惡乎成夫。天下惟情義者。為不失之必信耳。而况所行者。之即其所止也。所出者。之即其所存也。豈無信而流於諒者。諒則泥乎義。且舉所謂禮所謂孫者。而他泥之。惡乎成夫。

天下推比義者能不泥於小信耳而况禮之不等於足恭也孫之不同於貌取也惟然而君子之於義可知矣君子知信爲禮孫之宗不忍以詐虞襲之故其用心也至篤信中有禮有文歸於有本而義之秩然名無乖信中有孫作恭原於作孚而義之肫然者無弊非然者舍信而禮謂色莊孫譏容俯欲徒義適以背義天下無是君子也而遠於君子者宜自勉矣託於君子者宜返求矣君子知信爲禮孫之主不敢以矯誣飾之故其致力也至專信之達也則禮無史而義適乎中不信之履也惟孫不亢不卑而義歸於正非然者棄信而禮亦僞孫志非真欲集義適以蔑義吾黨無是君子也而未爲君子者勿自暴矣旣爲君子者勿自寬矣世之欲爲君子者多矣亦知其以信成義而禮與孫皆載信而發乎允矣君子宜其展也大成也

君子哉三字忌描畫忌敷衍何謂描畫俗手遇此等題必用名字品字說來說去又喜用成德之彥大雅之林及聖賢儒林等字樣愈多文愈無意何謂敷衍不能詮發題理但將君子盡量誇贊語愈多文愈浮淺玩朱注乃君子之道也道字正指義以爲貫四句不是空贊矣若以全章命題自思

歸重首句旣如此出便宜緊抱上截側補上文靠實詮發方得注中道子之解總之合通章以審題便能得其神理神理者此題之所獨也但就字面空衍則浮泛矣

意同法密妙以唾脫之筆出之故能舉重若輕毫無束縛筆力超腕力倍故也不則笨矣板矣

友多聞益矣

張敬行

藉多聞以廣直諒而益友備矣夫多聞未必皆直諒而正可以濟直諒也友之
 者不交受其益哉且蓄德之君子必多識前言往行者非泛務也以古人之言
 證今人之言而言不病其率以古人之行證今人之行而行不涉於膠非言行
 無以進德非前言往行究無以蓄德蓄愈富進愈增是在其能求益者友直者
 曰吾益矣吾聞直矣友諒者曰吾益矣吾聞諒矣然吾聞直吾烏知直者不更
 有所聞耶吾聞諒吾烏知諒者不別有所聞耶且吾聞直諒吾烏知非直諒者
 不大有所聞耶吾弗贊諸多聞者多聞而不直即日講節義無益也多聞而不
 諒即侈談性情無益也多適激其煩雜哀多實據其心思多聞在彼吾即而
 取之可矣而直焉者無或失之愚而諒焉者無或勝以質多聞而直以辨惑者
 脩慝而益成其直也多聞而諒以格物者正心而益成其諒也以多傲少其多
 也可畏以多補少其多也可資多聞在人吾引而伸之足矣而直者乃有典而
 有則而諒者乃有本而有文是安得不與直諒共友哉學問深則意氣平多聞
 而以直相規語無傷於矯激義理明則適莫化多聞而以諒相與識更濟以明

通朝居夕處所友者雖無直諫而其美固已兼全况直諫者之各挾其美也而衆善於以畢收矣無過始有功聞其所爲直者而直乃上追乎三代能明斯能誠聞其所爲諒者而諒始不類於匹夫博古通今多聞者雖非直諫而其弊且賴以社况直諫者之不必有弊也而衆長原以博取矣益矣我亦居然多聞矣彼聞所聞而來我聞所聞而去也有時多聞卽直諫益在兼收有時多聞非直諫益在分取謙而尊者益而受不必其師三人也友三益焉可耳益矣我正不徒多聞矣彼持集益於古我兼集益於今也契直諫於多聞之先益自內而外驗直諫於多聞之後益由知而行交有道者益無方無煩益之十朋也益之三友焉可耳使求益者不擇友不特寡聞貽誚卽所友之直諫亦將漸與我疏矣益何有哉

題有數病補上處一味抑之卽此痛陳直諫之弊抹倒上文似但友多聞卽將直諫并包在內將三益說成一益益字仍然不全病一益矣二字鈞處不難屢見貪其便宜往往侵占下截題位病二詮上截多喜預古益字部位不清病三渡前叫下截處卽任意說出益矣字直是渡後光景不是渡前分際

病四渡處不從友多聞說起牽混上文題界不清病五下截多聞直諫平列主客不分先說直諫後說多聞固是平列先說多聞後說直諫顛倒安放亦是平列病六知其不可平列却不會側補但空還益字不管直諫并不敢明抱多聞避難就易病七七病外尤有二病一曰幫貼一味撫捨字眼如多聞及直諫皆有幫貼字眼或以一字幫一字或二字幫一字甚且以四五字幫一字幫字愈多文乃愈劣無所謂斡旋也以幫貼當之而已無所謂詮發也以幫貼代之而已渾身都是字眼舉止不能擺脫并筆氣亦沒有了欲除此病須令擱筆半年將所讀笨濁之文付之一炬授以清爽輕利之作久乃變化一曰空套只學得一個上偏下全空架子到得題後將題字及上文字裝入裏而便是一篇文字如破承云終舉益友其益至矣夫多聞與直諫皆有益於我者也友之而三益於是乎全將此數句畧數衍便是一個起講鈞處云如友直友諒既各受其益矣而益不止此也不又有多聞乎渡處云能友多聞台之友直友諒云云說到下截挽處云益矣倘不友多聞雖友直友諒其益豈能全乎詮上下截處則云與直者與諒者猶之直者猶之諒者更甚

於直者諒者如此之類上下並不牽混補幹並不遺漏而實無一處用心無一處是題倘另出一題只須將題字及上文字畧爲改換便又是一篇文字此文品之最俗者也須急讀書研理授以生意生詞之作乃能變化大抵務墨裁而不講文理者所得只是幫貼務小品而不講心思者所得只是空套並又以幫貼空套教人費多年工夫僅成此技倆惜哉 陋習誤人牢不可破如排句中以第一扇爲題便用先字首字始字第二扇便用次字繼字進字末一扇便用終字後字不知四書中排句甚多不必限定次序不過說話時略分先後如以首繼等字硬行分派陋孰甚焉卽如直諒多聞雖是由內而外友時却不分先後安得云先友直次友諒最後乃友多聞耶 閩先生此論始知平日顛隕不少 起講用柴作而易其收處中幅用姚作而略爲節刪合之益成美備

友多聞益矣

何雲翹

有與直諒相濟者友之而益無窮矣蓋多聞所以濟直諒之不及能友之斯合直諒之益以爲益而益豈有窮哉且吾人有學問而後有性情學問不深則性情不摯惟能以勤學問者治性情而復取人之學問而自淑其性情斯學問有以善性情之用而回愈釋者美愈增矣友直友諒友也者取其益也聞言而悟益不在講論而在糾繩反身而誠益不在文章而在性命友至此亦何俟他求哉然而有多聞在其識往行以爲聞也鼓譽準三代之直而不必以直名擇執效君子之諒而不徒以諒名殫精神以研究誰謂驚廣者之必失於荒其格萬物以求聞也執非以析其是似直而不僅目爲直由明而進於誠似諒而不僅惟爲諒積歲月以蒐羅安見詳說者之不能反納是烏可不友哉烏可不與直諒俱友哉謂多聞必不直詩書豈愚人之具謂多聞必不諒道藝豈作僞之端然友既能廣我以聞就令不盡能直不盡能諒而能指陳乎直與諒以增我所無之直所無之諒是直諒所未及者可恃多聞以彌其闕也而况乎友之兼收也謂多聞無不直聰明或巧於文過謂多聞無不諒博雅反至於行私然友既

能盡我以聞則又何必不直何必不諒而苟互取其直與諒以證我所交之直所交之諒則直諒所已得者可由多聞以觀其通也又何論益之交集也惟然而益可言矣益不徒在聞也聞不必無偏秉正以化其偏則為直聞不必無偽存真以去其偽則為諒格致即誠正之階直不流於徑遂者諒亦不患其迂拘也窮理後無飾辭好學者即真品益固隨在可收矣益非徒費多聞也聞其功兼聞其過以知過者改過何患不直聞以耳實聞以心以啟心者存心何憂不諒麗澤本觀摩之地聞夫直之為直而可消衆枉者亦聞夫諒之為諒而立渙羣疑也多識乃能畜德脩辭可以立誠益更與時俱進矣益之集也能取友也吾知多聞者且以我之受益於直諒而樂與我友而直諒者無論已此又益之相因而至者也

周匝而出以簡淨故不冗長精密而出以疎醒故無拘束 中二比參用姚作而互有剛易

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

馬名駒

指人言之失實而先明夫大夫之言焉夫告者之過固不僅在於不言也賈先即言而明其時果不為過乎若曰人之論人也目見始確而耳聞多虛蓋人言之不足據也久矣乃若親炙已久則於其人之生平不惟遇於目者為非虛即接於耳者亦無不實試即耳所素習者先擬之夫固有如聞其聲者子今者以不言不笑不取疑吾夫子乎不以為時不可言然後不言而以為時即可言亦終不言而且推之於笑亦以不言例之推之於取亦以不言概之子苟親見夫子何至為是言乎是必有以告者矣人情有不足於其人往往樂傳之以為口實今之告以不言者且不僅告以不言毋亦有不足於夫子者乎甚矣其流於毀也人情有甚重於其人往往樂傳之以為美談今之以不言告也且並及於不言之類毋亦有慎重於夫子者乎惜也其近於譽也豈不過哉且天下無不笑不取之人而詎有不言之人天下容有不笑不取之人而斷無不言之人乃告者之於夫子不曰有時不言而曰無時或言且其以為不笑也猶然不言之見也其以為不取也依然不言之說也信知是也則是值不可言之時固捫舌

而無語即值可言之時亦緘口而不出夫子不將寂寂以終身哉而賈也日侍
夫子固嘗時聆其言矣言有在於笑與取之外者或不笑不取而亦不言或不
笑不取而不能無言非言之忽無而忽有也時宜然耳賈也試迴憶之敢爲吾
子敬告也言有在於笑與取之中者或未笑未取而先言或既笑既取而後言
非言之忽先而忽後也時宜然耳吾子試細思之諒不以予言爲過也夫言身
之文也曩者有以薦僕一事告者子問之而信其爲文矣安有不言之人而可
以爲文哉惜也向無以時然後言告子者無惑乎子之與不笑不取並疑之而
不覺人言之過也

全偏題全者側之偏者補之此法黃口皆知然硬側硬補非失之牽強即涉
於通套惟有串法爲最妙耳串法者如貫錢然以所側重者作貫而以其餘
作錢錢歸於貫自無牽強通套之弊矣
意外之意法外之法他人有此完密有此靈快無此靈快無此簡括 文忌
拖沓冗長看此文絕不多占地步

論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注祀

有與爵而同尊者而爵之所伸者專矣夫齒德之爲達尊猶夫爵之爲達尊也
天下豈皆朝廷乎而所尊獨爵乎今將尊乎人之所恃而不舉天下之並重者
以敵之彼其自恃將無往而非見尊之地也善尊人之恃者第與之博觀天下
使之不囿於方隅而惕以角立之形仍予以獨全之地則尊之所分者愈衆而
其可尊者亦愈無多矣天下達尊豈日爵居其一而外此遂莫如爵哉使果莫
如爵也則自有勢位而朝廷可不必言引年之典矣果皆莫如爵也則自有爵
秩而朝廷可不必有尊賢之文矣而豈其然哉冕旒至貴也而割牲饋饌有時
降堂陞而親之皤皤黃髮之良更老也而父兄之矣齒在則然矣鑿輅至尊矣
而訪範求書有時枉衡茅而顧之落落高吟之彥韋布也而實師之矣德在則
然矣然則達尊之全齒非其一德非其一乎而爵之不得專有其尊也益審矣
年不勝位則何以尙齒賢不敵貴則何以尙德三分鼎立直如素定也乾坤闔
闢之初即欲推賢而獨崇之而人心固有所不贗也而爵之猶得自見其尊也
亦僅矣齒去其一而爵之地無多德去其一而爵之地益無多陞遠堂高惟得

秦受於玉帛躋踰之會使竟抑爵而不伸之其事亦有所不必也則盍轉就朝
廷而論之君卽沖齡而受遺黃髮之臣不敢不嚴恪而懷天威之近其朝也賜
之杖其拜也賜之扶而卒未聞以髦老加勞有不修北而之禮者所以肅朝廷
之體也主雖蒙業而抱道垂紳之佐不敢不靖共而式王度之倍導之訓教謂
之師敷之德義謂之備而初未聞以光明上下遂不循拜手之文者所以謹朝
廷之法也爵之尊如是雖有齒德謂可並論於朝廷耶然欲執是而盡慨之齒
德則必二者不爲達尊之一而後可也夫天下安得皆朝廷而專與之論爵哉
得竅在詮齒德卽從爵字看出補上卽已映下詮爵字仍從齒德看出挽上
卽已照下手法最爲快便用筆復極醒豁 作割截題最易冗長他題股法
多少任意惟割截題有一定之法一件少他不得至偏全補幹尤費周折奉
手鮮不拖泥帶水此文極周匝却不多占地方故可法 鈞下用張作

